萬曆武功錄

武功錄序

曩九思姝驚悟典謨虞廷作堯若舜微但故純王蓋帝者乃其曰誰敢不讓敢不敬應亦若自侈其威德者然剡七旬三危若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語又必以奄有四海四夷

來王終之者何蓋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至貴倨矣乃上九亦必日王于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然後能重明麗正得化成天下則前聖長慮却顧多暇心可相見巳或謂方今重熈累洽而天幸

上又以聖神文武臨況之疑武功錄可無作恐祇足導人主好大喜功顧九思所以得就成此亦大艱難矣歲甲申余不幸得罪過之不意囚繫武昌獄以三年久之於法當徙居膚塞里中父老若親友門人

憐余非罪念余自茲出國西門外與桑梓且生死辭矣塞上不毛地慮余或苦困貧窮餓死塞外不復得還上先人丘壠乃相率劇金錢得百餘惠贈余為塞上殁身計畫已乃它旁郡邑聞亦多來相餽

选遂天幸得二百金乃買一
妾姚并携兒子甲行赴
闕受遣因撾擊登聞鼓上書
北闕下賴
天子哀憐臣得逡巡未輒發
京師戒嚴余風聲鶴淚慮恐爲
邏卒捕得乃出

帝城西百里許賫德城高叟家止
合余故有微名東西南北燕
薊青衿士傳聞余在賫德率
遠近裹糧行百餘里畢來受
學余或與談學或與談制義
或與談文章詞賦或與談二
氏或與談經國大業二三子

率鼓掌蹈足謂得未曾有各人人得所意欲去余乃作一聯句曰埋沒豐城望霄漢斗牛龍劍乾坤難合經過薊野相驪黃牝牡馬羣朝暮將空高叟乃大書趨刻之令高懸賣德城樓公卿冠蓋過其地

者多問訊余所在或言在高
叟家多逐旆下車見訪若是
者盡輪蹄相接踵無虛日於
是長安薦紳多盛言九思非
罪久之相國怒亦駸以解丁
丑庚辰余更再伏
闕有

郜下所司行楚中推勘楚當事念
余當出開設驟報即不得久
畱止中國乃故緩不報以故
余得畱竇德以五載余揣知
難且解乃變易姓氏曰吾陳
姓往往騎一驢或附載大車
中微服入

京師余故無妻孥念里中若旁
郡邑所惠遺我槖中裝無慮
二百金將安所用即出塞居
庸去
陵寢不百里而近九思馮持
列聖寵靈或不至竟窮餓死黃雲
白草間乃日走禮部前正陽

門外雙塔寺演象所左右從
康王陳李諸書肆窮搜索每
三日必一至至即移日甚或
至夜分乃去諸書賈姝厭苦
之久之聞六科有存科蓋日

紀載
綸音簿籍余乃從所知交在省中

者賺得密登錄之乃執是走
抄報所稽其日全報章設率
與存科合無關遺乃揄快取
大卮酒飲數升設第闕一疏
必多方謀之四方至七八年
必盡得乃巳
京師故重書郎小交際亦必以

一書包裹怕金其內題其剩

曰小書一余念其中或庸有

奇秘書乃屬諸把買從薦紳

家僮奴收買設其家故名家

多書吏即盡令諸把賣持來

余耶中驗問有邊事輒多金

市易之所知交有仕宦在四

方者余必畀懇詞乞其以羌
虜倭蠻名藉事狀幸告語我
久之幸稍稍多所得第所得
羌若倭朝報事狀以戊子冬
十有一月十四日若辛卯正
月十四日夜盡燬于火自恨
余見聍第多讀二蘇語苦才

筆陋惡甚諸所就業無文章乃市買班馬書以數十親點竄至十餘每種必別變置法生刲剝之諸奇字剩語若批亢擣虛亂趨倒走法舉無不字模句擬方繆敢操筆札蓋三閱歲乃幸就次旣就矣余

取自披讀大愧死此何者語
乃敢曰列傳當亟盡投畀烈
燬中巳復自念方今水旱厲
頻仍閭閻空竭有司一不戒
諸群不逞若楚劉汝國吳羅
朝廣越丁仕卿閩柯守岳粵
東林道乾西楊秀大梁蕭宗

孔蜀九絲秦楊戩晉王濮臣
魯侯沐封滇緬甸夜郎安國
亨等率往往陸梁鼓噪如蝟
毛而起烏夷播州之役天戈
凡再指而後僅能定之不無
事矣正虞書錦張舞兩階竄
三危將也九思識慮誠淺小

第所見僅及此以故作茲錄

爲

上五十壽及觀大雅江漢詩頌四

方既平時靡有爭而未亦歸

本天子萬壽天子萬年其所

頌矢文德洽四國正虞書誕

敷文德舞干羽兩階意也九

恩此錄未必非虞書若意旨
倘幸徼
皇上靈寵四方郡國得多付剞劂
或鄉置一部家藏一帙令華
夏蠻貊霜㟪日域傳相告語
則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
生萬邦黎獻度且盡寒心銷

骨罔復有敢越厥志此即與
詰戎兵陟禹跡胡異竊妄意
所稗補或亦不甚小夫安可
以導人主好大喜功小之哉

時

萬曆歲在壬子夏五月二十有五
日翰林院添註待詔臣瞿九

思謹序

萬曆武功錄目錄

北直隸

卷之一

叛生侯沐封列傳

德平叛民列傳

山西

饑民王漢臣列傳

礦盜王張住列傳

張守清列傳

趙經代列傳

宣大

史二車達鷄列傳

河南

浙江

湖廣

福建

鎮海龍王宮諸傑列傳

廣東

卷之三

廣西

四川
卷之五

卷之六

中三邊

卷之七

把漢那吉列傳

昆都力哈青把都日洪大哈不慎滿五賽滿

五大列傳

永邵卜大成台吉列傳

合羅氣把都兒台吉列傳

哈喇慎着力兎把都兒台吉列傳

哆羅土蠻把都兒黃台吉麥力哥克臭列傳

火落赤列傳

擺腰把都兒兀都打兒漢列傳

東三邊

卷之十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三

西三邊

卷之十四

吉能把都兒黃台吉隱布台吉銀錠台吉威正恰把不能土肰阿不害卜失兎阿不害俺墜兎虎來罕同阿只兎滿金台吉列傳

押不利阿不害把都兒掯不能阿拜戶掯不能禿退台吉阿計大台吉哈漢把都兒台吉圪搭台吉把禿台吉歪刺台吉寨柰掯不能沙計阿不害沙計台吉討太把都兒躭戴捨吉列傳

萬曆武功錄目錄終

萬曆武功錄卷之一

翰林院添註待詔瞿九思纂

兩京

北直隷

西山硃窩房山易州諸礦盜列傳

齊本數西山礦盜也先是守備狄溝者吏唐繼武詳言兩臺欲以銀河諸流民産没官以一軍軍黃士溝一軍軍愁腸寺禁商賈往來懼礦徒而礦徒杜天質等倉卒聞之皆惶懼計廼歛金錢數百串送奉繼武求解免於是備兵使劉世昌請於部使者丁惟寧因

劾奏其事是歲萬曆癸酉也居七八年辛巳西山齊
本數倔起阻山公行官兵湯應科等殊疾力戰不克
而死本數竟遂逃走旁近郡於是平把總陳經翰及
何明李沛皆罪至不可赦矣而保定臺御史辛自修
御史李楝請數其罪事下大司馬梁夢龍覆奏上
有詔罰陳經翰何明俸凡六月李沛凡三月按茨溝
西連繁峙東按倒馬而西山　畿輔重地也廼於洞
口築臺益列亭障而守矣
李肅殊窩村礦盜也所居在渾河高山之間常私置
爐冶化礦砂以爲金而山人王用恐事覺勢必染已

廼走宛平。徼告東廠中貴人馮保。而會守備楊正蒙適旁郡。即與千總劉喬及巡徼吏宛進忠。提邏衣韓萬成等往捕。既行至渾河。唐先已鳴金鼓聚衆執弓矢戎兵。皆緣河而待矣。唐等唯恐我兵度河。弗可免並灣弓鄉我兵。矢下如雨。而保亦恐我兵中流矢趨馬首還。即以書請於 上。詔兩臺備兵使逮捕。而是時臺御史吳兌。御史裴覲。乃檄備兵使顧褒捕未獲以故久不報有頃。 詔書至。而唐等二十五人悉已就縛矣。廼以李唐等五人適遇李自得。及李萬海等二十人皆輕重罰治。屬臺御史以疏請。是歲萬曆辛

巴也而珠窩村去京師可二百里宛平去昌鎮可四
十里大司馬梁夢龍抱根本之慮專欲嚴保甲法於
是以宛平簿李宗廉馳村中也

水峒兒及朱家山水峪山長嶺湯哥庄皆房山所部
也常產礦砂可化以爲金嘉靖初邑人王宣請開李
輸課凡三百六十金後以礦閉報罷癸未甲申之間
礦砂復生居民群輩入山中盜竊日至千餘斤大率
砂一斤金不啻一錢也於是房山人史藉等以爲利
廣而爭奪者又盛唯恐禍發不淺迺上書請比故事
先是嘉靖中薊州歸州皆產礦而會遼東衛軍餘姜

賢以其事奏頃咨苑馬卿即以賢爲礦長屬縣道監
之而以所得金聽民取什六而它一切封輸府庫悉
以佐邊而是時楚雄亦開礦　上有詔歲貢三萬兩
因著爲令令行之三十餘載亦既有效矣而今者方
建慈寧宮萬壽宮山川效靈產金藉唯是敢以死請
竊比於姜賢之後因效尺寸之利於　國家可乎
上有詔詔兩臺問狀於是涿州守王道定及宛平令
朱滚涞水令孫衮躬馳洞所見山勢險隘盜賊易藏
議以爲不便遂寢明年涿州人史錦復奏礦徒隗大
海隗大朝等匿稞送奉縣令馬承亨公行開盜而承

亨。亦上書深辯其寃。是時兩臺收捕史錫急。錫與郭夏竟遂逃。不可得也。僅得康世貴等四人。前是山西黃安鎮流賊石賓。亦至水峒盜礦。會邏卒追逐。自相騰蹊跌。傾山澗者數人。錫皆奏以為爭礦而死。寃哉誣之也。是後竟以永亨。加府同知秩。視事如初。而寃不丞閔汝乾。亦兼視西山礦事。歲時與房山官兵皆巡徼峒中。而令壩州道得察其勤惰而進退之也。

周言。張世才。皆易州人也。庚寅歲大饑　上虞將金數千萬。以佐百姓之急。而周言廼乘是時上書。請比開採而御史邵以仁深言其不可。明年春。張世才。復

請於 上旨下所司問狀而是時易州有孤山之礦長嶺之礦烟葷崖之礦黃土溝之礦大曹之礦柳樹溝之礦牛心洞之礦桃樹崔之礦阜平有秋波之礦房山有水洞之礦言以爲常見光閃鑠而世才亦以爲天獻礦銀以資 陛下先是 肅皇帝從薊州人李昇嵩縣人刁滕請遣中貴人崔閔及千戶仝爵往薊主事沈應乾及千戶李鉉往嵩居一二年薊進金二十萬嵩進金三十萬以故言得請以爲比乎始兩臺因劉儒奏議以爲礦旁近 祖陵於開不便於是世才書大略言孤山秋波去 祖陵五六百里斷絕

居庸紫荆倒馬三關焉能渡渾河而洩地靈乎而獨水峒至　祖陵百餘里則其空爆鑿石焚灰者日月相屬皆不聞有妨而獨以為有妨於礦臣未見其可也唯　陛下財察幸甚襄者廣昌靈丘諸礦即今所為孤山太安烟董崖呂家庄黄土溝也

讚曰

太史公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發而嘆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邵御史倘亦有此意乎不然礦亦天地之利也而以之助邊顧不善與孔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假令西山珠窩及房易之

閒採礦之使一旦四出則必竭府庫起爭兢釀無窮之禍曷勝道哉。

羅道敎侯表列傳

侯表魚臺人也常與金鄉鉅野南皮人群聚千誦羅道五部六經於是分為三千餘社每社立社長一人社舉一人社出金一分封輸社長諸社一旦有緩急不能辦即以社金之人人皆以羅道敎利賴已廼益尊崇表殆如神明矣而諸社皆太言太古屬上元金輪王掌敎每歲凡三十六月甲子凡一百八十已改屬中元燃燈佛掌敎歲損十二月甲子凡六十已改屬下元釋加佛歲又損十二月甲子亦如之嗣有三十六王三十六佛是也漢有二十四帝二十四

孝是也唐有十八帝十八羅漢是也宋有九朝九曜星宮是也宋有十二圓覺今當屬表其爲謫仙不經類如此而是時魯府鎮國將軍亦執弟子禮東鄉坐表師事矣居頃之表著書自言十二圓覺出世書秘不載第以授記室王禹書成分爲三卷令崔穩鐸日夜裝因獻兒於 上而會有大婚禮低佪者久之還歸魚臺明年大婚既舉鎮國將軍即使使者李洪王治一介行李亟告表表邀穩鐸往長安既至即奉書直走西安門欲以其書伏 闕下於是邏卒執之告於東廠中貴人馮保遡以書奏 詔執金吾逮捕就

法司於是檄魚臺收捕侯表等盡繫獄以示左道惑衆者殺毋赦

讚曰

北方獨多羅道教乎然其教與白蓮相爲上下久之遂至爲不軌亂矣語曰獻爲三群而況群數千衆殺牲鼓舞日務神鬼安在其不亂也方是之時南方尤尚白蓮教哉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詎詖行放淫辭豈謂此與

叛僧王鐸如燈王善列傳

王鐸武清人也爲兒時從比丘知惠所削髮爲僧久之請謝絕惠去復爲氓而是時林福以妖言惑四方亡命甚有聲譽鐸因執弟子禮事福而會福被逮庾死獄中又去去爲武城中衛舍餘鐸爲人性罷專好大言必成事背左右有疤痕一片似半月背下有七白子似七星腿上又有三烏子行間道逢雷蠻子至覩其面貌竊竒異之因爲歌以別歌曰南道裡頭樹中剛掩身王禪方顯名下有三烏子三陽頂上生左背縣月明遍身滿天星要知家住處倉圍方近尋里中

由此號鐸為王禪矣自是之後蔡鎮劉佐李倉等皆從鐸遊鐸即立為三十六傳頭招致衆姓為會或三二百人或五四百人是時鐸衆固已五千餘矣鐸迺與諸會約約人出金五錢給箚箚所書即雷蠻子歌也詳言此屬孫臏留下於是引其衆走房山小西天石經寺創起巍閣閣上以銅三百斤造彌勒佛一座佛後大書赤髮僧人王鐸已置蓮花瓣三千六百瓣每瓣佛一尊已置龕五百每龕佛亦如之已置小石牌一座已又置石牌二座其一座大書天地三陽會首王鐸它皆衆男女名姓已造三陽殿一座中座混

元主佛三尊傍列三十六天將是日鏵自稱鬼谷王禪三陽老祖即封蔡鎮張坤劉保等三十六人爲三十六天將將與磁香爐一副曰若等自此神矣巳鏵延著妖書名曰鬼谷王禪度赴龍華寶卷二本書詞多誕詳詭怪不可解曉弗載是歲萬曆巳卯也張坤見黨與日增恐事覺事必染巳莫若自請於東司房因得除罪可乎有頃坤果至東司房具以實告即使旂校逮賓等逮捕鏵等就吏復使使者疏獲妖書及違法諸什物亡筴東司房因劾奏其事事下鎮撫使鞫問辭服　上有詔詔大司寇擬罪而復申之曰近

來遊食邪妄之徒專一揑造妖言煽惑愚民燒香會衆好生敗俗釀患今嚴加禁緝驅逐於是四方郡國皆奉行　詔書惟謹也

如燈亦妖僧也嘉靖中常從西安門佯言募修鎮國寺寶塔因爲妖言蠱惑人心欲藉以爲姦事覺爲執金吾所捕廼以檻車膠致原貫既行至保定乘使者隙因遂逃走久之復與其徒妙通妙興至東城觀音寺已移居眞武廟建爐冶自稱身前故魏徵蒼頭也帶銅千斤欲鑄玉皇像三尊已又言修五臺山塔廼自持木鈴號召國中國中多有從燈遊者矣燈益爲

妖言言事佛可以懺罪徼福燈由此獲金錢至盈室數數然也於是巡城者吏執之以請 上廼詔京城內外遊食僧徒過多奸幻百端殊爲蠹民甚亂法詔大司寇禁諭於是執金吾榜掠燈一百妙通妙與皆六十以 上所自定也

王善別號後溪東明人也先是考城朱道士藏有妖書及天師斬鬼印善因從之遊盡得其術於是以斬鬼術遊行郡邑間而會儀封人楊廷友新城人曹倫聞善精於黃白益詣善善與之語一語連日夜不倦遂迎善至其家治黃白久之倫復師事祥符人李相

相尤精於金蟬也其法亦立會會或百餘人以子午卯酉日衣冠洗擊鼓膜拜而禮四方是時雎州人趙守榮能相廼言相倫之面貴乃不可言而善尤精日者亦稱乙未年庚辰月巳未日乙丑時倫其輿乎其所期許倫皆侯王天子事類如此居頃之會中遂拜倫爲南岩祖師而倫亦立吳大剛楊廷友侯守玉三人爲大頭領巳立鐘泉谷世平等一十三人爲小頭領巳南岩賄號朝廷大頭領賄號三公小頭領賄號指揮也於是大頭領每一頭領一百八十人小頭領每一頭領四五十人勃勃然欲反皆有狀而爲儀封

諸邏卒所覺。即請於令長。收捕楊廷友。加以三木。倫廼怒。至髮上指冠。討欲擊破城走。而是時。縣新行列兵傳箭法嚴。弗克就。有頃。倫廼治葛巾。紗衫。緞靴及寶劍玉帶。巾尚黃。服尚白。旂志皆五色。亟使使者。鍾泉谷世平。詣善期。至朱家所。椎牛築壇塲。欲拜善爲兵師。善亦使妻舅呂朝聘先往。而倫大梁事覺矣。先是倫以白蓮教惑大梁。法當梟斬。邏卒故知善。倫黨也。遂執善。疏捕善天師僞印。邪書圖書咒符。到縣庭。是日。即請於備兵使胡維新。屬大名王同知順德。陳司理。問狀。皆叩頭服。實有之。而適大盜侯守良。聚黨

數百人舉火專焚人室屋行閒恐道上邏奪之廼使諸邏卒以復輿膠善致大梁周臺御史所雜問而是時縣道皆謂不宜以往周御史曰不然事發本大梁而況何莫非王事柰何以它省視乎於是保定臺御史張國以其事請始善就吏時臺御史方簡兵大名也

讚曰

河以南北多信白蓮教卒以此敗也異哉以余所聞京師人人無女男皆立會焚香動以數百數而其甚有為金鼓張旂志黃屋左纛服拜而呼佛洋洋盈耳

乎。上有詔禁燒香會衆者。欽哉。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鏵等豈未聞與。

叛民王志孝列傳

王志孝長安人也好黃白之術萬曆初邑中子蔣宗智常從孝遊欲習其術孝與之煉母燒砂築壇魔斗由此傾動長安孝既見長安從遊者衆遂勃勃然欲反曰人言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亨豈欺我乎於是與宗智陳鳳張妙山等約吾當稱帝若佐我我拜若爲侯王也宗智對曰願盡力是日即築壇場造符篆志孝儼然稱帝而封宗智爲王妻梅爲后而陳鳳劉騰王玉張妙山王祿趙俊張鎮畢受僞職計將欲大舉有萌芽而爲執金吾傳霖所覺即使使者逮

捕以請。詔鎮撫使即訊志孝等辭服。於是鎮撫使覆奏。以志孝等下法司。而拜傅霖爵二級。官校一級。先是給諫鄭岳。亦上書奏事。大略以王金劉文彬事爲明鑑也。

贊曰

莊皇帝初。王金以丹石符呪。狂惑群輩。李一廼從未滅。亡恙乎。今上初即位。志孝廼亦以黃白事。稱亂哉。語曰。前車之覆。後車之戒。夫以此禍人。猶爲不可。而況於爲不軌乎。悲夫。毋爲禍首。反受其咎。豈不信哉

京營叛兵列傳

京營諸官軍。其主從竟不可考也。先是少卿曾乾亨。閱視雲中。既還。上疏條對裁冗員長安傳以爲請抑損營中諸廢閑者吏俸。及戍卒停操者禀食。於是金吾指揮使高清。旂手指揮使楊紹臣。羽林指揮使高一椿。請於大司馬石星。已請於定國公徐文璧柰何欲紛更　祖制。而以我爲老耄廢閑而議罷乎。願爲畫便計。不然吾等且日自言於曾司空所矣。大司馬曰何有是。誰爲爲此議。而令若等擾擾亡已也。亟去。毋妄言。妄言誅矣。頃之。武選郎張國璽。閱官軍皆

攘臂而起請以檄曉譬之趨毋亂諸衛官及戍卒固
不知檄意也乃聚黨數百人走長安門欲匍匐悲號
於元輔而會大司空曾同亨左司空周世選右司空
盧維禎請會極門　上疏諸官軍望見大司空來皆
超而前遮道稱願毋減俸不容口遂擁衆直從司空
走承天門臺隷呵止官軍官軍擊砂石傷臺隷面貌
濺汚并及司空以司空親乾亨兄也頼大司馬危言
始解散於是給諫羅棟御史顧龍徵皆劾　奏其事
而大司馬大司空亦請告以謝人言　上弗從獨問
五府及京營兵科自是之後給諫章尚學則劾張國

璽　詔調南京用。亦罰俸凡六月。給諫鍾羽正吳之佳。御史賈希夷則劾定國公所題誤也。先是　上有詔。詔所司問狀。大略言如有意縱容。互推諉。不行禁戢。令指名參奏。而左司寇邵陛所訊指揮張佑。百戶李山。李欽。晏文。四人而其間獨一李欽可鞫。張佑則已耄。山與文皆貧甚。故無糧。而王維政劉豕。則并其名而亡之矣。凡此皆定國公所　奏題於是　詔罰俸凡六月。而大司馬竟請論高清。楊紹臣。高一椿。如法。纍者。常止三人。毋妄言。而三人自言吾等且日請於曾司空所也。

贊曰

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而況於尚書乎。以余所聞。尚書國之喉舌也。禁門咫尺天威。而武弁蒼頭。奈何以不法施之。倘亦有藩鎮之漸乎。鼂錯常有言。削之其禍速而小。不削。其禍遲而大。豈獨七國哉。蓋亦類今之兵勢然也。

西城易州邯鄲通州諸響馬盜列傳

孟子龍五軍八營戍卒也乙亥歲與留守軍黃得勝驃軍宋朝陽專騎官馬馬上撐弓而射人人至奪其金走走如蜚八九載之間道路弗寧彊吏第知其為響馬賊也姓名弗可聞甲申夏朔天宮人尹承恩偕騾夫閔科從定興販錢既還行至羊房店子龍三人皆揚揚騎馬貫弓矢而來麾承恩奪箭據鞍曰走遠送奉錢馬上承恩即取槖中裝跪而奉曰錢盡在是惟將軍無僇我龍等竟欲殺之以滅口而會煤夫大數十人至弗殺復騎馬向德勝門走於是以其錢日莫

從傅徒賣漿者。遊平。而是時。指揮使曹大義。趙東魯。有才名。頗能逐捕盜賊。延使邏卒。劉江。巡徼道上。而子龍等三人。方右持杯。左挾歌兒。大自愉快也。江等偵其狀。請於大義。即使使者捕之。疏索槖中所藏僅遺錢一萬三千七百文。馬八匹。及刀箭衣服亡冀。是日召孜承恩入公庭中對簿。子龍三人皆叩頭服貸有之。頃大義復捕獲王章。章亦大盜也。而御史葉承遇見以爲新法。兵馬使獲强盜三人者。具題紀錄。題以曹大義。請比兵馬王克敘。趙東魯例也。 上可之。

易州。故多嚮馬盜也。壬申冬。信陽司訓徐篤敬還自

長安。既行。行未至滿城。而會一强賊。騎棗騮馬。挾弓矢。鄉司訓發七矢。皆中。奪其橐中裝而去。旦日。司訓竟死於道。縣道爲治楄柎。先是備兵使高文薦擬保定同知李琮。都護王江。指揮劉光。代行保甲法。而滿城令申九峯。亦帥縣尉黃履經。日莫巡徼道上。至備乎。而鄉馬特出。諸邏卒不意耳。於是縣令移臺御史。宋纁。御史盧明章。有頃。兩臺上書。請量治司文薦。欲逮問王江等

上初從廷臣議。凡大寧都護所部。有如盜賊。公負聽所在捕繫。歲終。保定臺御史得察其勤否。而舉刺之。是時。大寧以都護一人。保定以同知

一人主巡徼事而安新傳蠡東鹿則以屬之縣道也縣道有盜賊聚黨至十人以上者所司皆請論如法李經榆林衛軍餘也戊寅秋偕與王貢高大深約響馬盜楊文材孫得寶等相扇而起而是時百戶王虎亦竄入其中並走邯鄲白晝大道之中騎馬彎弓奪道一介行李往來如入無人之境是時彰德守蒼頭黃謙道逢經經呵而止之曰安走謙遽下馬盡以橐中裝送奉經經復携所鹵獲即騎馬走而斷李栗淇貴往縣庭中具以實告於是縣令李廷彥尉王節及獄吏郭邦憲永年尉陳廷棟肥鄉尉師珩即提邏李

許榦。蔡敖等五十餘人。追亡逐北。至暴台寺。挑戰。經廼貫弓執矢。鄉賀貫逢源。射中馬。節亦射經。中鬢左。經復走永年牛家堡。乃益張弓射。射果精。我兵。張登等中流矢死者三十餘人。節與李獻督兵而前。勇氣益百倍。於是疾力。獻級斬楊文材。節斬高大深。生得李經。而縣令及同知趙子敏提邏存。圍者四面。而郭邦憲陳廷棟。與蔡考。李光先並衝鋒而入。得王虎。王貴。張再傳。盡斬之。而獨以李經孫世寶。檻車膠致廣平府。繫獄。是日即請大名姜副憲。督趙同知王司理鞫問。辭服。自是之後。鞏昌張豹兒與閔子新。毛喜喜等。

十餘人。大會通州竹佛寺。欲為李經淵雪前日之憤子新。廼王虎餘黨也。於是使豹兒潛伏邯鄲、呂公境詗事。而為李獻所覺。即逮捕之就吏。然後請於臺御史張卤。御史王應吉。書　奏事下大司馬方逢時議以縣令李廷彥。尉王節。紀錄。初逌于敏守河州。以上城工不實。貶俸二級。至是請　予敏俸。　上皆可之。襲者王虎。故以延安衛百戶。常備守疆場。今廼淪於大盜。議罷襲也。

通州亦多響馬盜也。甲申冬。淮安鈔關法當進鈔七十四萬鋪墊金二百兩。屬縣使李桐既行至通州海

子進。而會嚮馬盜。要而盡奪之。邏卒日巡徼道上。賊卒不可得。而是時。中貴人張誠。以巡視庫藏。一聞斯事。即上書以請。大略以爲曩時臺諫諸臣。所條對捕盜法。至備。而後御史陳荐。請暫　賜緩刑。漸稍弛於寬和也。今宜著以爲令。令所在大盜。毋得妄稱逃脫。輕易詿誤。苟完者成。　上可之。於是捕盜之綱益密矣。

讚曰

軍餘所以備它盜也。而百戶。尤爲鎖鑰。今白晝能騎馬。彎弓而殺人者。皆此屬乎。余嘗出西城。還走易州。通州見其下。冠蓋相望。而獨患苦嚮馬。若偪强哉。練

保甲。列亭障。法不可不謂嚴矣。嗟乎。嚮馬勿爲志。此皆北走長安道也。

開河賊陶文列傳

陶文逛河盜也萬曆初千戶安國轉輕賫銀一千九百七十餘金往大倉既行至七級下閘會莫出閘艤皆止舍而大盜陶文趙三等詗知舟舟官舟多金錢夜半擁眾四五十人入舟執胸臾而奪之金於是河上諸臣工皆大懼柰何以巡徼不法而使府庫金中道而散於諸偷乎吾等度自知有死罪誠惶恐而又久遮留使者罪益深且日即貸金如數悉付使者然後告於備兵使王元敬於是臺御史傅希摯御史張憲翔並以其書報 上是時給諫蔡汝賢則劾 奏備

兵使王元敬。兗州守游季勳。御史商爲正。則劾 奏

通州孫仲科。縣令李應丞。謝湘。事皆下大司馬譚綸。

覆奏。上有詔罰游季勳俸。凡半載。王元敬住俸。而

以孫仲科等屬御史逮問。居一二年。備兵使曹當勉

始捕獲大盜陶文等以告。於是御史劉良弼。具報

天子曰。今臣所捕。迺曩時劫河盜也。詔梟斬河上

使大盜毋效陶文。

讚曰

以余所聞。曹濮之間。列兵憲。儼然大將軍旗鼓。豈不

壯與。區區一陶文。何足以辱府庫金。而勞苦我河上

公平。主計者。常請選補運軍。良是余觀閘河甚狹小。非若海洋江漢而廣也。何廼憂盜賊哉。

草賊張從敬列傳

張從敬廣宗人也常與邑中子弟談及鉅鹿人董魁陽衡水人蕭茂林等二十餘人並方巾綠服如漢官儀白晝執持斧鉞諸鬭器皆揚揚騎馬馳驅於雞侯臺旁若無疆吏乎於是寧晉令孫訓新河令莊傑及冀州守張存鉅請於井陘備兵使喬木並提邏李邊希真等追逐至束鹿束鹿迤南則王家井迤北則聶家莊迤東則穆家窪諸偷獨從間道走走不犯東南界而希真及韓署等鳴金鼓號召鄉兵殊死力鏖戰斬首捕虜凡四級奪獲馬駝及弓矢而諸偷亦殺我

邏卒耿介韓罯韓計年相當。然後走新河曹家庄道逢束鹿人王喜之劉克類劉天佑携橐中裝往曲周執而奪之已走鉅鹿于家小留諸庄淫婦女略信惟德李惟直陳其下董守恭等金銀什物亡筭類縣令何文極尉孫孟春逐捕始解散當是時鉅鹿則屬大名備兵使束鹿則屬易州備兵使新河則屬井陘備兵使乃並請於保定臺御史陰武卿御史敖鯤范鳴謙是月即檄巡徼真定同知徐濂順德同知李琮保定倅侯眞並行部三縣竟未得賊也於是兩臺及給諫張貝拚思後先劾　奏諸疆吏於郡守則王守誠魏

任張振先於縣令則何文極王明莊傑於尉則張孟春武仕侯君輔事皆下大司馬梁孟龍問狀時壬午夏也居頃之大司馬覆奏　上有詔任何文極李琮張孟春俸罰徐濂及莊傑俸凡三月而備兵使者曾子登　上幸寬假不深治先是東鹿令王明調任丘張給諫疏必欲明捕獲盜賊而後往也居頃之從敬等流山東廼與孫夏志謀以爲縣道必不寬假我我輩若不蚤爲地則相躡就縛矣於是以一百二十金悉付夏志買馬期五月終大舉流行諸郡邑豈不愉快乎是日從敬亦由穆家口直走太安州安家庄匿

村民井奎所。僕夏志騎馬。猶恐時且久。此間人必深疑我。我不若先未發娶妻也。示吾毋它意。廼以王勉爲媒。娶其妻趙。當是時。山東臺御史楊俊民。及御史黃應坤。先已察其流犯諸郡邑人。檄濟南武德臨清曹濮諸縣道收捕急。於是平陰令。徽請於濟南備兵使劉天衢。即使都護任自強。千戶馬尚文。馳安家莊從敬廼帥董談等。並騎馬。跳驅而前。自強不避矢石。疾力戰。竟執從敬董談等七人。餘黨皆遂逃。已禹城執李舜卿。肥城執李天民。並檻車膠致公庭中。對簿皆有左驗。於是兩臺請於　上。上幸從大司馬議梟斬

張從敬等傳首井陘間

讚曰

兩鹿及新河豈非　畿輔股肱郡哉余聞其下列鄙亭練保出兩臺詳哉其言之也今草寇不下二十人而以二三守若令敵戰迺致耿介等傷金瘡而死也悲夫張從敬竟爲山東所捕首足異處倘所謂天道好還是耶非耶

饑民王友臣列傳

王友臣，內黃人也。縣故旁近湯陰安陽，而限以漳河乎。丙戌歲大饑，村落間囤鹿空虛，百姓不厭糟糠，而賈人皆轉麥以逐利，毋皇它問也。於是榜人李友才。以麥舟七艘，鼓行而道豆公村，而會王友臣，聚安陽湯陰諸饑民數千人，鳴金鼓，張旂志，竝鼓噪而前曰，毋往。亟取麥來，方是時我困，恐不能須臾待也，而邏卒申廷諫乃趨而呵止之，友臣即劒斬諫，以懼諸賈人，竟盡奪其麥而去，而會淇縣有王安之盜，汲縣有申小剛之盜，皆以奪麥爲務，於是旁近郡，皆提邏卒

逐盜賊遂捕友臣并及安先是安在鳳凰臺樹藍幟
鳴金略賈人張學書而小岡亦略趙國英賴丞湯克
寬父之二酋皆伏誅獨小岡未獲也其後御史柯梴
條對救荒諸便宜而臺御史賈三近以爲梴有所刺
譏迺上書請告以避賢者路上不從以爲撫臣
受朝廷重寄當以災傷爲急豈可以言語疑似悻
悻求去於是臺御史叩頭奉詔書惟謹復北鄉拜
且曰第使災民亡恙然後足以報塞陛下明德也
讚曰
以余所聞賈公念饑民念至深唯恐升斗之粟稍闕

滯使　九重德意。不日莫及也。而饑民卒賴以生活。亦甚盛矣哉。人言救荒無奇策。豈其然乎。豈其然乎。余每讀故志。至聖人貴未然之防。則未嘗不以爲適於積貯之說也。

山東

王登列傳

王登東昌人也與邑中子黃恩李茂禎董明池晉居恒謀欲反會丙戌星變歲大旱登等相與謀曰以此時起可乎於是黃恩專以左道惑里中而明池乃爲檄檄大書罪情密東郎付梓人雕之已復書群聚會代天行道於上遲以檄請登登以硃紅標之先是茂禎日夜治鬭器鬭器已成是時十二月將盡也登等乃乘太守帥官吏並出郭迎春謀欲略府庫及運舟諸糗糧事覺爲邏卒所捕生得王登等八人奪獲

刻檄及兵器餘黨皆解散明年春郡守蕭應宮以請於是郡御史李戴會御史毛在奏　聞事下戎部是將少司馬石星本兵柄乃以其事奏　詔梟斬王登等東昌市居二三月復按聊城令韓子廉肥城令閻談後先逮捕黃恩王應時王堯臣等數十人罪當斬上可之廼以萬象春田樂義劉魯蕭應宮下銓部紀錄先是試御史王象蒙上書欲曹州建守備一人武定調守備一人濟南改參將一人大略以曹州去徐沛近去省遠地形最利長驅自昔號稱曹單多妖民而武定東臨渤海僻在一隅多流賊故也曹州故有

兵二千八建守備便武定調德州遊擊往亦便濟南故有練兵參將後罷今于都使司改參將一人給與勅諭統領訓練亦便　上從少司馬請以爲議是

讚曰

余觀京邑南至西濮北至臨德皆衝道豈非天下咽喉乎其下地四平曠柰何不請大將以備之也而說者曰兵巡使儼然建大將軍旗鼓矣余以爲不然運籌帷幄之中將不如兵巡使攻城先登陷陣卻敵前蒙石矢不避湯火之難兵巡使不如將二者曷可廢哉易稱履霜堅冰至余每讀王御史疏則未嘗不爽

然自失也

叛生侯沭封列傳

侯沭封文登諸生也縣故有土城歲久崩於是議建石城會劉太守以庚辰朝正月還郡將冉冉正月矣先是當事者以其事屬同知韓屏屏延召諸父老子弟約約治城大率二百一十餘日日人稟食二分官與民各辦費費亡慮一千一百餘金槩不得論優免是月也屏行部文登與海州吏目孫經尉陳思義以二十九日始事而諸生侯沭封等例當轉石塊殊鞅鞅不樂也會諸生唐希孔軍餘于敎環徒棨紀亦欲阻此法沭封因與謀曰柰何以吾輩下同編氓乎今

請免不可得必聚衆直走公館鼓噪殺彼姦璫然後可圖也希孔曰吾意亦欲如是即帥百餘人人各持木棍鎯鐺擁衆往問滎沐封曰所不趨而前者有如此日封前希孔亦前因言縣尉驗石過刻公獨不能以半辭禁止之安在其為大父母也我等貧困甚即賣子鬻產以運石猶不足若不為我晝便計我惟有死耳沐封恐為屏所窺譏逦退處諸生後陰使叢桕等亂飛石擊屏中屏身於是經及思義皆跳驅走獨執陳把總毆傷左股是時丁同知行縣事後趨走至工所柳邦鱗等謀以為屏也復飛石擊紗帽裂碎後

乃知其非屛也已于敎場要挾府出示自日中至晡擾攘震城中府不得已果以檄趨散工治屛撤頃之屛趣以其事告於副觀察袁弘德城事竟寬假至秋杪於是撫巡使趙　及御史陳功謙讓督學使者沐封以諸生爲民唐希孔王好賢劉文耕孫祚延奏聞事下御史大夫陳炌皆寬薛屛等罪獨沐封于敎諭適遼叢相等皆枷楔以爲叛民戒　詔從之於是以軍法榜掠沐封凡一百而後遣也

讚曰

城池所以衛民沐封以運石之私圖遂妄欲沮大計

何哉。至其傷郡佐。毀冠裳。此尤非彊場之禍。傳曰。鄙人何知仁義。鄉其利者為有德。封等豈亦有之。當是時非深憚趙公威望。方以王佐材保釐其地若等且將為戎下禍。不但止此矣

德平判民列傳

德平濟南所部也辛卯歲大旱蝗蝻爲災是時崔士棨爲令廼移于臺御史宋應昌曰縣不幸民苗敗於蝗亟之口願爲縣請蠲先是縣以大旱請臺御史見旱蝗相因而起心竊數數然憂之而會丞董用賓至臺御史廼進用賓庭中問狀用賓具言有之第不如是其甚也是日士棨亦至廼報夏災竟如所請臺御史即召用賓質對士棨爭辯不容口有頃縣遂聚衆至五千餘人直走臺御史所揚揚由司道而馳廼特敗禾及死蝗陳堂上曰我明府所請如何臺御史

皆一切寬假之使其自定然後其以實上見是濟南守及撫使者荊州俊大方伯傅作雨棻驗皆言德平實旱災五分以上百姓見臺御史最明察叩頭服質吾等小人爭特急殊觸犯天威於是臺御史劾奏崔士蔡文之給諫王德完上書言所劾未當 詔部院問狀其後御史大夫李世達覆議 詔曰近來議論煩雜假公濟私甚多卿等宜辨別人心力持國是其有邪佞險薄之徒沽名飾行之輩遲臣言遲奏給言指實糾奏而給諫吳鴻功亦言邇來下吏可欺扶上官訛言可以宣內地虛名可以動聖聰 上甚嘉

之頃臺御史宋應昌請予告以謝人言大略謂德平之變實荊州俊王之語在奏疏先是御史何出光舉上條卓異乍賢乍不賢廷議以此紛紛矣

贊曰

王成豈非西京循吏哉迺亦虛增戶口乎德平之役起於愛民太甚臺御史亦第論其報功不實耳而給諫則不得不為紀綱惜且以五千之德乎揚揚擬蜓丕而走會城甚矣哉欲以救履而加首也悲夫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信哉是言也

山西

饑民王漢臣列傳

王漢臣隰州人也。是時歲大祲。年穀不登。城中斗米金錢以上。百姓至賣子鬻產以接衣食。猶不足。而石樓人劉廷輔隰州人。姚金湯。皆以貲雄里中。漢臣乃與王應之。王廷愛等稱貸於廷輔。廷輔弗與。漢臣出駡詈語去。頃謂應之曰。吾等豈饑餓死乎。於是聚黨三百人直走石樓縣水頭山。黃鶯等。旦日遂至曹村。執廷輔。輔請免。不可。殛擊牛酒。已輔出窖中裝。得遂逃。臣等竟略糗糧九十餘石而去。先是臺御史辛應

乾請輸民粮二千五百兩以佐隰州之急會平陽太守缺而以司理王之猷視府事廼使同知王思靡行州撫饑民簿責邏司急邏司常從走卒廵徼道上逮捕王廷會而曹尭等皆犇走走隰州陶花里略姚金湯寨中裝桴鼓晝鳴於是河東兵廵使粟在庭自蒲州一日夜行三百里馳平陽奉臺御史檄䟦譬諸偷諸偷由此觧散事聞下戎部問狀當是時臺御史侯于趙新到官營事大司馬以之請付臺御史案驗詔可之始觧州判葛輸行隰州事而平陸簿吳世濟行石樓事部索諸郡生得王漢臣王汝愛王應之王

貴王邦彥五人檻車傳臺御史臺御史猶欲捕曹見堯急也前是解州守宋偉未到官臺御史不論論葛弼等罪以請　上幸恩貸輸等詔所司加意撫恤毋致流離失所以啓釁端是時癸未夏五月也

讚曰

傳曰一旦有急叩門不以有無爲解者惟朱家劇孟耳王漢臣稱貸於廷輔不可得遂亂乎余嘗過三晉其下山廣川狹民貧土瘠賦役煩繁假令歲比登稔民猶難之而況有如水旱國胡以相恤也當是時三晉尤苦虜騎哉

礦盜王張住列傳

桃花溝及溫峪山五虎關在芮城垣曲夏縣諸礦洞也先是戊寅平陸礦徒導河南諸偷既渡河阻山公行 上有詔詔比江西湖廣例彼此約會協捕務期盡絕事寧一體叙功論罪居亾何河南沔池人王張住小倉觀朱世安趙仲保等常與芮城垣曲夏縣人相得甚驩當是時夏縣有溫峪之礦芮城有桃花溝之礦垣曲有五虎關之礦於是溫峪山二岔溝諸姦民謀曰道河南人至吾等因以為利不亦可乎頃之王張住小倉觀聚黨二千人乘十二月盡氷堅可度

遂從川里等廼以羊一豕一鳴金鼓祭河度直走溫峪山取沙漸增至六千人會刁家溝山忽摧裂有沙可化爲銀而王張任等盜心益熾盡溫峪二岔之間皆爲保姦矣於是縣備礦簿王寵請於河東守廵使即引兵馳蝦蟆口逐捕諸偷諸偷稍散頃之諸偷大入內城桃花溝簿何志儒追逐生得礦酋蘭一枚等入人而垣曲令王文煒亦從邏卒備五虎關將礦酋已從上下柳窩至甕兒口度河矣守備李材提邏卒轉鬬中流矢幾死於是給諫顧九思上書請御史臺諭以禍福令其解散大略欲重臣爲收荒彌盜策是

後御史臺許守謙大會御史康登雲所發河南都御史衷貞吉廼從黃河以南行營備截 上復有詔詔兩省巡撫各嚴督司道協力緝捕禁戢毋得疏玩是歲萬曆丙戌也於是千戶顧託提兵三十人為一軍軍於石縫峪戴家庄劉思忠提兵三十人為一軍軍於李家庄底塢庄胡懷遠提兵三十人為一軍軍於盤頭鎮張上提兵三十為一軍軍於好羊度指揮張冠提兵三十人為一軍軍於陜州東庄陳一清提兵三十人為一軍軍於三門村王度提兵二十人為一軍軍於茅津百戶李貴提兵三十人為一軍軍於

太陽渡趙貴提兵三十人為一軍軍於西故村皆禁
它使過賓毋往來孟津之間時有操艇而問度者罕
而希矣後褏貞吉上書以為所司飾詞推諉先是榜
人李公化告於城礦賊趙利擁眾奪舟而渡事下靈
寶縣具知趙利非礦賊也是時利有麥地濱河公化
廼與南思誠等渡河而盜毆傷守者陳龍張朴顧趙
加盍扶救得解而達使焦旋左驗於是利與公化對
簿於城會掾史李子春與化有親識乃給言利故礦
盜實擁眾而度也乃以利繫獄後靈寶得其奸以為
褏所請擁眾而來者非實頃下平陽同知史自上洛

縣令廖道支後先雜問其如靈寶所披驗於是當公化徒罪而貞吉亦非以李公化誣趙利而遂桀謂河南無礦盜大意欲分界嚴防效同舟共濟之誼也

讚曰

語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礦徒豈以爲利而來耶疆吏第堅閉其礦土人尚不敢爲利而况于流寇乎臺御史令黃河以南爲營而守良有以也嗚呼捕盜有如暴勝之張敞其人則礦亦天地自然之利也然何必堅閉哉

礦盜張守清列傳

張守清。五台人也。邑故有五台山。廣可七百里。其閒林木茂盛。叢襍土石。甚崎嶇。守清與其黨郭西山張晝忠等。聚黨三千人。居鐵幡村。專以礦盜爲[illegible]頁之藩。王與清通婚媾。好行私惠。以招亡命。黨類漸增。廷以郭西山爲大頭目。何矮子爲小頭目。守清爲人機械變詐不可測。諸偷從令則分財利有如一日。不奉約束。清必箠死杖下。納之溝瀆中。以示威重。有司莫能禽。庚寅秋　上有詔。詔臺御史按驗。於是制置使蕭大亨。及御史賈希夷。爲檄曉譬。令歸降。不則天討

必加若等於是張守清踵軍門上狀具言盜礦則有之實無它膓願假清死罪項鐵舖村人袁秉臣言狀亦如之願立爲保長使開礦納稅事下鴈平兵備使張惟誠屬代州守黃思道五台令常自新問狀請以鐵舖村土著及晉府佃民流寓大率四百九十二戶編爲一甲即立張守清爲保長郭貴爲保正許廷珍爲保副丁厥爲老人開礦取砂歲賦一千五百兩封輸縣官以佐邊先是　上詔督撫詳議具奏不許歷文塞責是時臺御史李采菲議官使使者監臨而以所煎砂官七民三便項代州守及五台令請以十分

爲率。官取其五。而以半予民。於是守清。即以所置屋三十五所。改爲鄉約所。而置制使及臺御史。皆以爲可。乃上書請立循環文簿。每二季一筭。而以縣使封輸布政使。歲杪轉運民部。於是事下該部問狀。其後御史任應征。劾奏臺御史及總戎李如松。連摽亦奏清結婚宗室事。有狀。居頃之。給諫王遵訓。亦上書言撫處失宜。而張貞觀以閱視行宣大。深言開礦有五不可。語在奏疏。大都欲給守清等批執。令歸耕。敢議令及不如令者斬。礦洞請以石塡閉。建墩臺於上。勿得通。即置防守使一人。而以營兵三百人。戍守之。役

守清宅給軍而令平刑守備使月一巡視每季杪北樓叅將察其殿最而賞罰之著為令書奏下該部於是大司農及大司馬石星當案礦事皆與給諫議同

上從之令各産礦處有司不許私收商稅復有 詔赦守清罪得歸故籍是歲辛卯夏也前是御史將春芳奏五臺及蔚州靈丘廣靈廣昌諸鑛皆無絲毫左驗惟強括富民指稱傾家不至斬揭不已自守清辟後而民始得有今日豈非大寃係哉

史二官車達鷄列傳

史二官車達鷄。皆三衛部夷也。阻山後以爲險。二官常與黃台吉相仇殺。亡厭。嘉靖中。幸悔過。迺衿甲面縛。請臺御史劉璽曰。纍酋願旁近塞上逐水草。唯將軍所左右。於是臺御史請於 肅皇帝。幸報可。由此史夷得牧龍門所。隆慶初。車夷達鷄。亦自虜中亡抵於邊。吏請牧滴水崖。靖胡堡。自是之後。二酋常往來虜中爲閒牒。以自效。父之。老把都黃台吉。聲欲犯瀕陽。而制置使王崇古郎使史二官。深入巢穴部黑臭

營。詗之其狀。問告漢。亡何。黃台吉東徙。推擇胡中。美女子爲婦人。是時車夷大恰。奇老撒。久物故。而恰有子曰敵壘撒有子日八不剌。皆年少不視事。而以所部哈不當。在密雲邊。幸有女。哈不當親阿卜者漢兒也。巳又得車夷克臭女。及朶顏阿太女。史二女。黃台吉并皆室之。曰。吾長王胡中。若等豈憂貧乏哉。居亡何。黃台吉比妓孟思其父哈不當。迺單騎至密雲邊迎謁父。父與阿卜者漢偕往也。而車夷革固燒花禿等。亦慼比妓言。遂引衆去。動以百數。頃比妓復使茵長肯吉布。恰啞石害。首領哥。躬帥所部剌八他不囊

等。二百餘騎。馳尨房溝。西至水克。鹵獲車夷哈計。給
班䐘。擦哈。賴卜肯。及禿厮箇兎事。胡累去矣。於是御
史孫琮。劉艮弼。劉堯卿。給諫張書。皆後先
大計。語在　奏疏。而臺御史吳允業。已與制置使王
崇古有成畫矣。是日即召大酋達雞。敵壘。入不剌三
人。小酋伍欒禿厮額等一十九人。庭中問狀。大率未
去者。凡一千八百八十二人。皆一切罷撫賞。因以撒
譙讓順義王曰。奈何教兒子不謹。而廼誘惑我屬夷
去乎。趨歸我。不然者。我敗乃市賞也。黃台吉果惶懼。
問諸比妓。乃送奉阿卜者濮到邊。已復為酋婦所部

窮夷五百人竊北史車事。請撫賞。當是時。史夷服屬已久。畜産頗多。而獨車夷此皆窳無積聚。常盗竊馬牛羊。已迺計畫無所之。輙欲借緣邊卒從征。徼倖於搗巢趕馬。而遂因以爲利。及後　貢市成。毋用武。惟仰食縣官。而老把都又從旁行搶略。帳中澹如也。臺御史於是嘆曰。車夷以窮困故來歸我。我不蚤自爲。若地若寧不捽臂去耶。於是請築堡三座以安之。事下大司馬譚綸議。竟寢。迺於寧遠堡及四海冶。並修起墻垣。令二夷歲時逐滴水崖水草。有如一日不可知。虜來。并皆匿前垣。老把都烏奈彼何也。是歲萬曆癸

酋也後五六年戊寅御史黃應坤請簡二夷中梟驕四百備營兵得稟食縣官人月三斗而大司馬方逢時以爲不可久之給諫田大年廵邊以爲二夷最爲心腹患莫若曲爲隄防明年御史徐鳴鶴 上書意與應坤同是時梁夢龍本兵柄矣而亦以爲宜厚其撫賞於筴便皆以夷性毋厭故也先是裨將麻貴約東車夷車夷廻不就日夜惟決筴於北虜而史二恐事覺辭且染已廻踵軍門請曰車夷遠邊交連北虜意欲何爲將軍蚤爲地由此邊吏床不虞史二有它腸也久之俺答幸款塞結離而稱臣妾緣邊卒皆虎

壓倒載干戈無所用相率去墾田而史二以爲我今復欲牧馬長安鴨鷄滴水赤城之間毋廼踩踐禾稼而幾犯漢法乎於是師胡罷那木神堂等處二百亡虜人二千五百八十三口索駝馬牛羊六千餘頭並馳梯田堡因至馬鞍山初史大侵盜老把都馬牛羊老把都常稱兵欲報之於是盡以索中裝藏龍門滴水寨而老把都健執其犬子擺三兒後邊吏讓俺答急得解免至是盡携索中裝以往往依安兎也而備龍門者將馬一龍從正峪嵯睞之安兎乃帥千餘騎亦皆進史夷於塞外於是自黑峪口至紅沙嘴出

遲。揚揚騎馬夾道而馳乎。即使使者追之。問曰。若亡何也。曰。我亡以內地多耕種。吾無牧所也。且麻將軍不食我月米。已兩月矣。不去將安待乎。且日。參將麻承詔。告於總戎李迎恩。副總戎張元。於是偕守巡使霸化龍。陳于階以請也。而御史連標。適以其事屬同知毛似荀。通判任國相。縣令趙爾守。具得其狀。因上書劾裨將馬一龍。楊諭李天爵。李寬李迎恩。黃明臣。巴劾大司馬王一鶚。 上有詔言將才難知。大意不欲盡歸本兵。故事。二夷月有米。歲大賞凡一。小撫凡三。至日。北路則靖胡堡。東路則龍門所以爲期會。

先是犒守靖胡者將董用威父召負大酋那出賴黑石等月米至一百六十有奇羊酒麴戳銀至三十八兩有奇而是時胡中或言諜者梁天祿何故鎖我史二子紅亥或言麻忝將蒼頭軍何故疆奪我騎馬口語甚藉藉而又會庚寅春自正月至四月法當行小賞後以米糵不具改六月而史二遂怪麻將軍不我給也於是大司馬王一鶚迺復奏　上有詔取麻承詔俸一級逮問馬一龍李寬罰楊論俸凡半年黃明臣凡三月李迎恩凡二月已謂邊方事務統率制馭全任督撫豈得無罰於是罰蕭大亨郭四維俸凡四月

也自是之後塞上益執其史夷子阿哈大車夷子他喇言及所部已奇力箇置之闔土以爲質趨歸故巢而給諫王遵訓以爲不必招來張應登以爲罰服不必問再來不必留說誓不必聽其初春以爲安危利害之大機毋謂去留不足爲輕重而斷乎張壽朋亦以爲宜乘其自去而姑置之當是時　上章遣給諫鍾羽正行徼至龍門三岔逝召降人尾四阿猶路問狀而史二則[illegible]從尾房灘遜徙黑阿矣黑阿去靖胡龍門不百里而近志未嘗不須臾忘取阿哈大也始車夷治裝急遺橐駝馬牛羊十一千有奇在滴水崖靖

胡堡其後遊胡罷帥九十餘騎直走滴水崖賴楊諭追逐罷空返久之史二亦使虜騎入永寧至周四溝搜牛羊遊擊杭大才麾戰斬首捕虜二十餘級虜亦傷我軍五人然大才中流矢幾死者數矣明年辛卯夏六月星隕從東北走天鼓鳴如雷其秋史車詣塞上請撫賞以示款大才廼奮揚抵几曰是虜尚有可信者乎即與守備彭繼祖等提兵擊破之生得酋子紅亥等五人把都兒等三人降哥落箇一人總戎李東陽廼告於制置使蕭大亨臺御史郭四維於是御史吳禮嘉訪誅納以聞　詔賜蕭大亨金二十兩

表裏二之郭四維李東陽金十五兩表裏一之孫化
龍與杭大才等金十兩韓子宣金五兩彭繼祖等金
八兩張雲鷲等金五兩是時順義王撦力克以西行
迎佛因助火落赤故罷市賞庚寅辛卯皆未與度非
有大功勞不敢以請迺與忠順夫人三娘子議東
歸遂逮捕史二及大酋我列徧與膠致塞上曰願復
我市賞於是制置使請於　上詔復二年市賞轉遷
不他失禮為都督僉事那木兒台吉為龍虎將軍及
滿官正比妓金皆二十兩紅段二純大成比妓金十
兩紅段一純　賜活佛曰朶兒只唱堤歲萬曆壬辰

也復　賜蕭大亨太子少保秩金四十兩飛魚衣一襲父任邢玠爲都御史與王世揚金皆三十兩表裏二之韓取善金二十兩表裏一之父任馬林爲副總戎加王世實爲叅將師國勲爲都護安天爵爲守備金皆十兩已　賜鄭洛石星金四十兩飛魚衣一襲王基陳有年金二十兩表裏一之楊于庭金十五兩父之給諫吳之望　上書大略以史二故安兎婿而安兎則撦力克兄也宜在賞之以酬功必令洮古妹而族松虜過賀蘭山套虜釋夙怨而後開市便先是上有詔史酋原係降夷來歸不宜深拒但當安揷得

所。永杜后患。明年春。大司馬石星。竟以制置使議請寬假史二我列阿哈大紅亥等十八人死。罪而復以吉妹子胡獨兎我列子跙獨害爲質。廼令吉妹孛羅海塔利等。分列於長安嶺龍門所。滴水崖。如故也。詔從之。自是之後。安兎復帥大酋打兒漢等。犯我擦石口。制置使廼縱塞上精兵。提阿哈大及孛羅海塔利百餘騎。逐擊。以徼察哈大意誠否。哈大殊疾力。破之。斬打兒漢公用汗等首一十級。得生口二人。奪獲馬三匹。哈大於是乎。誠服屬矣。吾始以爲安兎明而習於計。而後廼今而知安兎寡謀。幾敗廼塒事也。

讚曰

以余而觀龍門四海冶城堡皆屹然若泰山而四維之也嘉隆以來益務爲武備壯哉今史車二夷得保塞倘亦有受降城之意乎傳曰夫人深信我我背之不祥寔上於二夷可謂信我今藉其力以免是害豈直一方利哉四夷觀望亦當有聞風至者

河南

礦盜王西庵鹽盜塗四列傳

王西庵礦盜塗四鹽盜也先是汝鄧郟嵩食河東池鹽已池鹽不産食官鹽官鹽味苦食河北海鹽賈始騰湧矣是時郟人塗四原武人胡順專以私販爲務群數十百輩執鬬器白晝走河北河北人樂爲保姦於是河北之塗車擊轂人肩摩盡皆鹽徒殷殷不絕矣而王西菴廼與蔣四嘆曰子試度礦孰與鹽四曰礦利鹽亦利利等耳顧礦利大鹽利微然此時則無踰於鹽者矣盍去鈞鄭密陽之間略鹽賈以爲利可

乎。西菴對曰。吾意政欲如是。旦日即聚黨五百餘人。走

鄭州。鄭店驛。張家庄。詞道上。諸鹽徒每一鹽徒至西

菴等。劫人而奪之鹽。鹽徒見爲西菴等亂。捊鼓晝鳴。

廼往往從它間道走。西菴於鄭州不得。去窖縣。窖縣

不得。去鈞州。鈞州不得。去滎陽所過諸村落。西菴必

索米麵及牛羊。盡饜飽而後去。行間有如鹽徒不可

得。得行人。廼略其橐中裝。不則執而僇之。示威已。出

所略橐中裝。走河北販鹽。旣還。行至磁固堤。會塗四。

與胡順。胡六。合凡三百餘人。靡西菴等。笑曰。始吾爲

廼衆所略。今廼衆吾豈顧念哉。亦執而奪之已解縛。

鹽盜走河北。礦盜走窰石。婆山縣尉崔進忠提鄉兵追逐至汜水。我兵張坤羅訓等數人中流矢死。而是時鄭州守吳敬夫。密縣令蕭文元尚未及請於備兵使田汝頡以故御史褚鈇臺御史吳道直。皆亾從得聞也。亾何鈇竟從徃來者得其狀。微使開封同知張縈譏。司理侯世卿以聚保甲行縣。果與徃來者所言無異。於是御史案田汝頡以下罪以 請時甲戌九月也。而王西菴猶在石婆山。時時欲報埊四。胡六顧未有路耳。

讚曰

鈞鄭以河東池鹽未產。食海鹽。遂買禍至此。然則海鹽於鈞鄭之間。豈非宜罷乎。余過大梁之墟。求問歲歲爲郡邑所患苦者。皆曰礦盜。且鹽與礦。皆天地自然之利。語曰。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假令疆吏終禁而勿開。柰國計何哉

白蓮教喬濟時曹崙列傳

喬濟時楚隨州人也聞桐栢有銀冶嘗買田宅於其間已爲巡徼老人給事縣庭中因盜竊礦沙以爲務㕓何里中子周一和導濟時習符術符術成常以符張四壁自言能禍福人居項之北直人龔志向巴蜀人羅仲川至往謁濟時謂濟時狀貌魁偉類太上真君於是約立白蓮社而張林遂好謂志向曰幸有黃石遺書中言趙王后代當出世有劉元豐金盆李姓爲輔志向益鄉往之逦旦莫過從濟時遊而里中惡少年亦由此歸濟時殺牲鼓舞尊之如神云項張麟

造符命稱奉天承命封號語妄誕不載各以一紙給盧貢元等期上元一軍起鎮平一軍起唐縣一軍起隱山一軍起平市店一軍起舞陽並馳潼關迎趙王志向等唯唯由此治甲兵餙鬬器日夜誦孫武子兵書不置也又之鎮平鳳陽店伍長康儒覺告於巡徼吏何大使廼與通判周厚提兵執張麟及濟時繫獄餘黨皆逯逃是歲萬曆戊寅也而勛陽臺御史徐學謨以其狀　聞請以檄二道以一道移保定大索龔志向張林以一道移巴蜀大索羅仲川而盧貢元等六十四人皆妄愚無知徒爲塒濟邪說所波蕩甚不

足以污刀鋸也。顧哀憐寬假其死罪。臣等敢宣 上

德意。今解散。而大司馬方逢時覆奏之。 上謂邇來

捕獲劇寇。多係妖言。鼓煽亂端。下所在嚴緝曉諭。於

是梟斬喬濟時。使爲比丘者知假於鬼神以疑衆者

殺。明年春御史張簡。請加守備一人居唐縣。巡徼南

陽。 詔從之

曹嵩儀封白蓮教也常從道士朱賓所習左道頃得其道自度吾能號召豪傑矣迺集數郡人結社日莫焚香誦經膜拜而師事之久之勃勃然欲反即與衆馳北小寨趙應時遂九合李枝楊進朝張景陽等百餘人期旦日日莫走蚕岡夜半焚討廷友室會鄰人扈竄覺鼓譟而趙敬泉徐大才即縛竄劒斬之以幟旗鼓已走董家寨焚董邦先已復走麻如寨奪守玉索中裝時天已大明矣大張旂志旂志大書嚴伏三乘教主收長九九圓明轉化南無了道於是侯守艮等束白帶騎馬直走縣西南關殺鄉兵陳志友二人

傷孫廷現六人。會城下一人汲水而來。望見守良驚。
大聲呼城頭人。城頭監門賈大用猶未啓魚鑰也。卽
擊鼓告縣。會縣令缺。都事王延行縣事。急使尉門子
先提邏卒到城。而守良先已斬汲水者頭縣城頭而
去。我兵追亾逐北。至馬家庄鏖戰。生得張景陽侯守
良等三十餘人。奪獲旗志妖符諸什物亾算。卽梟斬
景陽軍中。廼復與脙致守良繫獄。殺賊背犇散。於是
開封府巡微同知薛選。請於守巡使丘岳王淑陵。皆
行縣。得其狀。而臺御史周鑑。御史蘇民望奏　上。事
下大司馬方逢時。移咨諸省。大索曹崙王後溪及吳

大剛鍾昶十六人。復刻畫崙面貌。因下令曰。有能生得崙者。予百金。頂保定臺御史張鹵。以東明縣逮捕王後溪來　聞後溪別名王廷善。與崙相得甚驩。居比何歸德守鄒學柱。鹿邑令張瑞使使者跡至安平。生得曹崙及其母胡氏。妻焦氏。兄曹崑。姪男三人。女一人。是歲萬曆庚辰也。而御史大夫陳炌輕重當崙等罪。崙至死。其姪男年皆十五以下。得減死。與妻母給功臣爲官奴婢。當是時。馬樹林子數百人。亦携妻兒子走宜府。以醫卜走馬賣械爲務。而守備邢官以爲賊至。帥兵逐捕之。馬樹林子善飛石。傷官有狀。於

是給諫王汝謙、案制置使鄭洛書、並劾奏其事。先是給諫梁式湯聘尹後先上書。杜左道防微慝。上有詔、詔所在左道惑聽之徒嚴行禁革、大都諸給諫之意。恐有如一日如呂憕高本王志學輩相因而起也。

讚曰

佛法。及吞刃吐火飛沙走石諸術。其名爲幻。此皆來自西域、而乃以愚我中國民、中國民往往受其愚自愚也。異哉幻術、此猶見戲。不足深惜。余獨怪白蓮羅教。能帥數十百人皆奉若神明、蠱人不當如是耶、賈諺曰。風俗之變、皆以爲適然、恬不知怪、悲夫、假令喬

濟時曹嵩如不自禍。則其禍人。曷可勝道哉。

張小村列傳

張小村。別名加忠。河南人也。初酋長楊儒。與小村以販鹽爲業。已聚黨一百四十七人。阻宿州界上。界上亭長帥邏卒逮捕張廷恩等凡一十四人。小村等皆遂逃。而是時宿州人劉才。居渠溝山。專爲諸偷保姦。於是小村與其父大才。及栢世龍楊儒王滚王繼等並亾抵於才。遂與王登楊貴王繼擊牛酒爲盟。盟爲昆弟矣。先是廷恩對簿縣庭。具言其狀。而永城令屈策。微使使者杜孟儒至渠溝詗小村。小村果在才所。適出使者逮之。欲走。才廼擁衆執使者縛之。奪小村。

會縣尉彭文采至。才即鳴金鼓銃砲如雷。欲殺尉。尉急使使者告策。策即躬提兵至山。才鳴金鼓如初。而令男劉應龍宗人劉淵。上屋飛亂石。石下如雨擊策。策蒙石矢。并及蒼頭軍張崇貴等七人。策頭顱流血。血至染衣。幾死。奪驛騎馬二頭。而百戶李珩兵亦至。才復走山頂。持弓矢鄉珩。珩無可奈何。僅生得武功武安民孫時化三人繫獄。策即移大梁兵巡使謝師啟。於是臺御史禇鈇偕御史許子良遞因郵置以聞。請咨鳳陽臺御史捕才。必欲得小村墳之。漕使者凌雲翼檄鳳陽投浦朝柱。歸德判周邦爵。問狀。始覺馬

盜岳其及申長子之役皆劉才爲保姦由此觀之非獨小村罪蓋亦保姦使然也

讚曰

余觀宿州與永城中間不至十餘里然一屬稺陵一屬大梁有如一日盜賊公負豈不互相推諉乎頃大梁及睢陳備兵使皆統于漕使者率有味哉余又聞河南南陽民多驍勇出入陳弓矢矢袋俱用毛皮俗號爲毛兵往往詼礦盜爲姦善乎臺御史袁公欲招致爲兵也

饑民車宗孔列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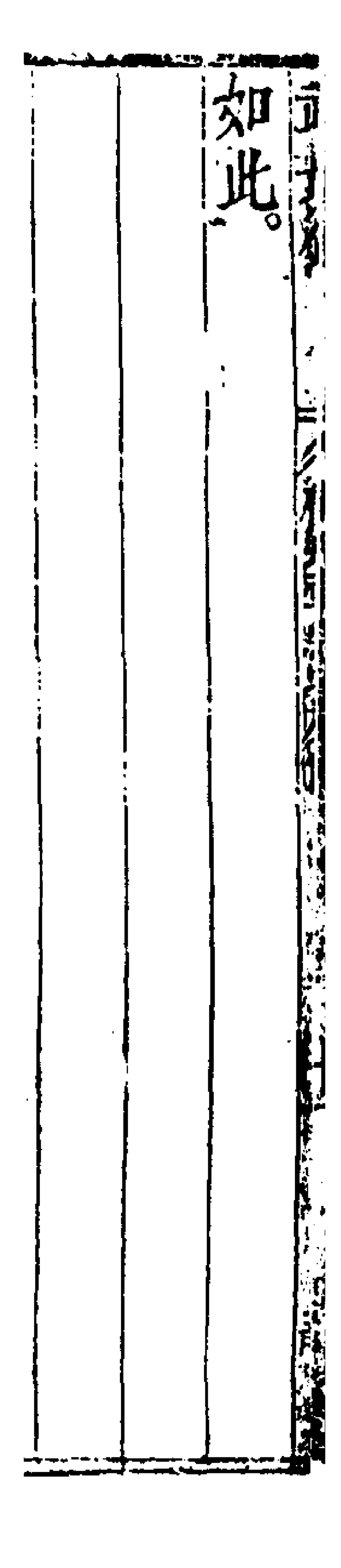
車宗孔號小岡滑人也丙戌歲大旱而滎陽人遊固英張學書通易麥數萬斛漕下臨清欲因以射利行至清巖河會水涸低徊者三月國英度舟不可行乃索僱人欲轉麥於其所是時車宗孔與王安張燊等相與嘆曰小岡猶人哉柰何囷鹿有腐粟而吾等糟糠不厭乎即聚黨六十餘人稱貸於英英不從於是宗孔之衆皆欲畧英麥固已口語藉藉矣而學書聞通貫弓執矢欲射宗孔宗孔與其姪應科走淇鳳凰臺取秦現藍廁爲旗招致饑民復馳河上竟欲奪

國英等变舟。國英急走汲公庭中。汲使其丞湯克寬而淇亦使其尉陳子懋提邏卒徉。宗孔殊死戰傷我兵盧思孝右肱。而我兵亦生獲王安張喬等九人。宗孔等皆遂逃。於是滑縣請於守巡使李一中。因聞臺御史裘貞吉。御史徐申。迺檄淇汲部索宗孔。是時宗孔居神丘集。去縣可七十里。而應科及所善韓鳳儀居城中。並逮捕繫宗孔等家室屬淇與汲令問狀。請論宗孔如法。王安等實非首盜。得瘐死。時丙戌八月也。臺御史因郵置以　聞。事下大司馬張佳胤。条論之。於是　上有詔。詔臺御史防範勦捕。大都謂流賊

糾眾流劫漸不可長也。

讚曰

是歲也。天子孝哀憐諸災民，特下詔曰：令有司撫字無方，賑濟無術，流亡載道而不之恤，盜賊竊發而不以聞，復申之以嚴保甲，緝捕盜賊，無敢滋蔓。賊臣每讀是詔也，則未嘗不再拜稽首曰：欽哉王言。此與文王視民如傷何異乎。傳亦有之，一夫得情，千室鳴弦。以賊臣所聞，直指使每上災傷盜賊事，陛下獨薄責守令，急有以也。夫漢文帝曰：與百姓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聲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凡守臣當



如此。

王自簡列傳

王自簡小名趯兒家世新蔡人也爲兒時常以拳搏擊人膂力絕倫長學擊劒劒成會男小薛兒壯尤善援墻壁每有窘急輒上墻走走如蜚諸有力者皆自以爲能不及也而四方異能之士多有欲招致薛兒及其父與俱爲亂者矣而趯兒所居在尨店尨店故潁州所屬也去州可一百八十里去新蔡猶遠乎居常常常有不軌之志而甲午歲大饑邇召薛兒謀曰光固息蔡之間往往欲從吾等起者然時不可失矣而是時息縣及歸德牛頭灣饑民聚衆至數百人阻山

公行趙兒廼合黨以千百數是日即拜趙兒爲大王出入乘使者車晏如也於是直擣陳家橋迎仙橋略孀婦陳及段鳴遠橐中裝而去我頼上兵使者常逐捕趙兒不走新蔡沈丘則走項城息縣急則乘山壘火焚人屋居以拒兵縣道唯趙兒所出入趙兒幸亾恙先是通判趙宗禹欲請兵勦捕而州守李元齡欲以計貪縛之而兵備使李驥千亦以漕使者李戴臺使者張一元直指使者牛應元檄許歸降得除罪乞一切諸饑民悉給票爲照資道路費令生還梓里賊黨由此解散而指揮使姜濟美劉京僅後先得河清

武勳傳好禮、韓萬良等數十人。亡何，趙兒攜其妻蔣氏及薛兒微行至州城西詗事。事覺，為指揮使武烈、王孟時、蘇繩武所逮，繫州獄。漕使者迺以其事奏於上，是以李驥千下銓部紀錄，俊叙李九齡等，而賜武烈等金五兩，姜濟美等金三兩。王自簡梟斬潁州市，時四月也。始兵備使居壽州，已移潁州，從　上命也。

讚曰

上意在撫災民，災民有如動搖而起，輒撫；禍輒止，縣道勿深治。夫王自簡之屬，當至死以血釁旗鼓，卒傷一渠率，且法如是足矣。傳曰：父母能生臣，不能使臣

死而復生。今災民蒙　天子更生哉。孔子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殆非虛語也

萬曆武功錄

翰林院添註待詔瞿九思著

陜西附

寧夏

礦盜楊戬列傳

楊戬成縣人也徽成寧禮間有金銀冶山林茂密戬常與寧羌人楊二熊五文縣人孫長漢階州人劉東泉曾緒吳九堂龎友科伏羌人孟林喜岐山人劉西泉專以盜冶為務會縣令馮以開堅閉弗得通戬等相與謀曰冶閉吾無錢用盍去略可乎迺造旗幟去

兩當。略晁水。已。去嶶州。略袁進。已。去文縣。行至新店。
略趙孟支禀中裴。殺其男邦時而去。百日直走大小
山麻轂子麻園河。略我兵陳興祖等三人。是時楊戩
之衆。已一百八十餘矣。出入張旗幟。負牌。往往淄汚
人婦女。毋厭。會指揮孟孝臣爲守備使。提邏卒王狗
兒等。巡徼道上。不可得。迺請于分巡使咸懷良。而嶶
州銀兵已雙獲旗鼓。得從賊七人。於。是懷良簿責階
文偏將軍。郭邦急頃。嶶州人廖世銳復執酋長楊戩
等十餘人。俾與廖致守巡使徐學詩。及懷良所。治請
誠戩。等叩頭服。實有之。具言孫長漢等六十三人。已

逯逃走禮野猪山矣。亡何馬力坡千戶王佐才言賊自峨州走寧遠，掠撒鍾、衣寺道上諸行人楊萬世、劉世南、楊思明、王世興等諸什物，及傒輿妻張一人。是時洮岷備兵使李自强與學詩、懷良議，即請于臺御史傅希摯、御史趙楫，因徵銀兵往正其罪。銀兵生長山壑中，最善登高歸危，尤習地形。於是推擇老戶爲鄉導，急使佐才統之追。亡逯比至胭脂灘，生得張仲勤、劉榮、王世江、張寅四人，斬首一級，而賊亦殺我兵鞏艮眞三人。佐才訊仲勤，仲勤言實遺九十三人，今走岷州，頃縣道皆游徼。於是禮人令郝燦生得柳進喜、黃

寬成令馮以開生得陳邦化及宋邦道妻劉氏餘黨犇散先是隆慶末頒捕盜條格甚備會希摯 奏揚戢事 上問輔臣責司道兵備使至嚴乃 詔都御史侯[illegible]事寧之日從實查參於是給諫光懋條咸懷艮等罪故事郡縣巡徼吏盜至十人貶一級二十人貶二級三十人坐法免兵備使所部有盜合至五十人者貶一級七十人貶二級百人以上免官亦如之有能捕斬得除罪請論如功懷艮等於是乎有罪矣是時己卯三月也其後七月希摯以轉遷小司農上舉劾疏 上念礦賊事希摯竟未復奏大怒下兵

科問狀而給諫李遷上書大略謂科華自三月以至于今時已半載矣謾無一言及礦賦乃獨具舉劾爲市恩循例之舉請坐華法以爲玩　肯曠職者之戒

上竟免華官下御史問狀明年春都御史李堯德輕重昝日强等罪以請　上有詔罰李自强徐學詩俸三月服郝鍷閻輔臣秩一等鄭國仕秩二等楊恩學金士秩一等於是梟斬孟登等以徇諸礦

讚曰

上方信詔令罷一都御史而百執事豈不凛凛乎然於舉劾疏猶記憶礦賊事可謂至明察而勢乃又不

報何也。語曰法之不行自上始。上令法必信矣。人臣奉法循理亦足為治。何必不信哉。

回夷列傳

回夷西延慶平鳳漢間夷也郡縣編入版籍名曰回夷歲時覲參執贄携妻小賣藥課命仰食它旁郡歲凶亦如之是時里中暴子弟多有附回夷而起者矣丙戌歲大荒回夷五百人姓名莫考皆騎馬籠持弓矢鎗刀諸鬬器由涇州直走靈臺縣縣尉尹二聘躬帥邏卒逐回夷回夷於是止高山為壘居一二日復犇麟遊縣略王尚仁等畜產諸什物而平凉分巡使李自強及關西分巡使苗淳然告于都御史李汝因請兵急使千戶徐金且莫治甲兵巡徼甚備回夷度

漢兵徵發如雨。弗敵。迺走承壽縣。過分水嶺。我兵追
亡逐北。至王梅灣。殺回夷六人。奪牛驢五十頭。而回
夷亦殺我兵槐守剛等七人。殺傷大當。於是走三水
縣土橋鎮。已。走淳化鄭家山。略鄭尚彥等橐中裝。迺
復走耀州。與荒民合黨。賊勢益熾矣。遂阻文王園以
爲險。文王園去州可四十里。去同官可三十里。會關
內分巡使田大年。及叅將高節。提兵五百人。追逐賊。
賊殊死戰。傷我兵張腰子。及同官尉賈寧左臂。略順
義丞鄭邦畿馬而去。我兵生獲回賊張自來兒。及賊
從權東采。東采蒲城人也。其言始故從邑中子權東

堯權北勲歸淳化夷白長漢馬長兒馬支昇而會渭
人屈應時三水人田和尚等亦至遂聚男婦千人馬
贏千騎計欲走澄城郃陽韓城因合蒲城栗園里臼
水苜蓿灘諸回夷廼使來詷事事覺無可走而遁判
杜存兵至王矣乃麾回夷戰大破之奪獲馬驢一百六
十九匹回夷竟走馬鞍山於是都御史復移潼關兵
備使原一魁及西安司理張守乾躬詣同官欲殲滅
賊是日同官擊牛酒犒諸軍諸軍即追逐賊賊敗走
走至秦山菜道坡則去同官巳百里而遠矣諸軍勇
氣益百倍皆持鳴鏑射回夷回夷中流矢死者一十

五人斬首一十六級生得女子二十五口奪獲馬騾驢三十七匹諸夷盡走白水縣於是都御史大會三邊制置使郜光先及御史董子行請於 上而給諫顧九思亦劾 奏關中諸臣大略謂賊起必有所由始不行追論則踈縱之罪何以懲於前賊散必有所從去不知稅駕則蔓延之禍何以杜於後事皆下大司馬張家胤問狀是時歲饑民流流死而以死者縣道左樹上民多爲盜大司馬獨憂在饑民迺欲嚴保甲練兵戎回夷第請勦渠魁凡脅從未至殺人有死罪得減死給票釋歸書奏 上有詔詔督撫相機勦

處以安地方毋得姑息養患明年都御史王恕討平之 上罰劉廷臣俸而以楊繼善下御史逮問以爲所馬毛等狗諸夷時四月初四日也前是壬午歲回夷李宗鶚趙進忠等阻山公行 上覽督撫高文薦疏廩奏即下 詔曰地方官不能及時勦除却有借名招安苟幸無事殊爲玩寇廢法今後再不許畏縮坐視徒以虛文塞責致貽民害於是 上銳意欲驅除此曹矣其後督撫請於 上廼得以回夷編立保甲著爲令令毋聚黨毋持兵毋搶掠歲時諸回夷所流行邏司常從走卒游徼道上以備爲寇於是縣道使

使者察其勤惰而勸懲之敢議令及不如令者斬以故回夷遂得居西延慶平鳳㵎亂幸受一廛而為氓也

讚曰

語曰涓涓不塞將成江河綿綿不絕將尋斧柯豈回夷謂乎始回夷至關時彼衆不過四五百人有如疆吏驅逐之則已何如有今日哉迺一旦得居內郡而權吏采輩多歸之豈不虎而翼乎悲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余獨慮礦盜與饑民常藉此輩而起則余未嘗不惓惓終欲驅除之也

茶盜楊四列傳

楊四西鳳門茶賈也常與楊邦榜徐大甫等往來巴蜀間專販私茶以爲利後稍稍趄趦于盜乙酉冬四等日夜裝往通江諸縣明年春正月自巴蜀避過西鄉會上元城中燈火相望道上諸行人殷殷不絕四等乘是時期諸偷大會寶豐寺是時賊衆固巳四百餘矣迺走平落河白陽園邏卒任禮憑貴等望見諸偷持弓矢刀鎗諸鬬器揚揚而來皆惶懼匍匐走走石洞中避諸偷諸偷惡禮等避巳迺束草入洞中焚燒禮等禮等熏灼不可敵迺走出洞邦榜執而僇之

且日郎與其衆大入漢陰并子壩漢陽坪已入石泉
石峪鋪夏家山復入漢陰蔡家河鄭家庄已入長安
馬家庄過鎮安尨子溝五郎壩還入漢陰石泉華嚴
池華之間從盩厔金鷄黑水而出所至輒殺略人甚
至淫汚人婦女以爲媮快諸縣道略李應時等凡九
十人殺馮貴及鄉人劉客童伯林等凡二十人鹵徐
孟義劉朝甫等凡六十人淫閻氏王氏等凡數人於
是商洛撫治使李琦帥守備使吳從周通判毛志忠
追逐生得楊四楊邦榜楊伸吳才李朝貴張萬山等
罪當斬是時關南分巡使張思終久轉遷而僉事使

苗猝然行關南事時已三月矣先是志忠以茶戚寘
因罝郵請於思忠適思忠未視事郵書見自封府廡以
故不及聞兩臺亡何直指使祝大舟乘傳行臨登招
中間而五朗壩邏司以其事請于都御史李汝始聞
四等事也於是大舟劾　奏撫治使等隱匿息事
下大司馬張佳胤胤輕重嘗琦等罪大意欲每遇販
茶時守備使常從司越巡徼諸山察批引所不以批
引按驗者請論如盜　上有詔詔所司稽查防範不
許疎縱於是罰李琦俸二月貶毛志忠秩二級罷吳
從周備守事是後御史大夫辛自修移都御史汝御

史大冊董子行。及郎陽都御史方弘静。請以楊四等梟斬漢南市。必欲部豪徐大申等三十人。上可之。始漢南山谷險阻。林箐深密。商販往往嘯聚于其間。廼使通判一人居西鄉漁渡壩塡以郡屬甚廣闢難制。又令漢中守備使歲時周徼山谷中。專逐捕盜賊。抑何廩廩也。

讃曰

以余所聞關中茶盜往往阻山公行。殺略諸村落諸村落畏茶盜殆如虎哉所從來久遠殊不足爲怪異是耶非耶。楊四以私茶觸冐　明禁罪當死奈何復

役傒人。而徒欲因以為利乎。宜大司馬著為令。常以一守備使提邏卒巡徼諸山也

曹進禮列傳

曹進禮蒲城人也丁亥歲祲　上命縣道虛郡國倉廩以佐百姓之急頃復蠲存留是時金鉉爲蒲令設厰治饘粥使者相望於道不乏也縣故有站銀多逋負而禮與張汝淸等常請於縣官願移臺御史王旋御史董子行因欲減今年站銀鉉度不可於是寬假其期會曰若等第安之毋擾會歲暮監門皆請假歸禮等聚黨數十人夜半走東關皆束草爲炬燃城門城門火起燒城樓弗可撲滅於是禮等並鼓噪砲鳴如雷迺以飛書置城上復西北走鉉聞卽提邏卒馳

城上城上火光燭天虛無人而樵樓亦鼓發雞將鳴矣蒲城城以外地四平獨惠虎山二三戶稀寡皆不敢從門中竊覰禮等縱火燒城門鳴砲尚不知爲禮等也銓至卽使使者呼虎山問狀虎山叩頭無以對銓頃邏卒李果走城上得飛書書大略願明府生活我幸爲我畫便計請免芻糧亡它賜銓迺頓足嘆曰若等豈要我耶無益徒自速滅亡且日日出卽告于分守使張綦訓於是下府同知高世宸及銓大索城中一二月始生得禮等三十二人輕重皆罰治臺御史乃以請於 上曩者銓令禮曰若等第安之毋擾

彼廼竟自擬死矣。誰謂而不從。乃公嚴令也。

讚曰。

蒲城之邑如斗大。上葦虛倉廩。至二千三百金。爲蒲貧百姓地。豈不備耶。廼以一姑賦之故。請免則免。何至是。直必焚城門以要令長。令長豈驕入貧百姓[illegible]甚乎。韓公子曰。慈母有敗子。嚴家無格虜。信[illegible]也。

囉賊馬有忠列傳

馬有忠囉哩酋長也丁亥冬有忠常出略鳳翔諸郡明年春亡抵于秦州石門山是時强賊王道純等四人礦賊嚴世昌等十五人皆與忠合黨至百餘人略隱崖劉得時等糗粮轉入山山高道甚險阻不可容一騎忠等乃得守險矣於是鞏昌倅王堯臣及指揮使侯光啓提兵至石門啓中流矢幾死廼請於洮泯分巡使郭汝隴分守使王燕皆乘傳馳秦州急使犇花石山百戶趙應登調諸偷諸偷中多饑民闌匿於其中先是關中久不雨年穀不登富平蒲城同官諸

饑民至取嚙山石以爲食會小司農孫丕揚取石請於　上而郡國亦虛倉廩以佐百姓之急矣是秦州念饑民恐一鼓盡殲滅迺以檄招徠諸偷諸偷王道純自度罪至死與其死獄吏寧死刀鋸弗降上何鋘兵百餘人以檄至並入山遂阻水泉一帶皆持弓弩射射囉賊三人火砲傷一人分巡使迺召山人姚世表問狀世表對曰囉賊衆不至八十人然所不就擒者徒以得險耳今水泉幸爲我兵所有竊度諸酋勢不能復出略食盡力屈可坐而縛也是夜夜半諸偷偷卒出不意下山攻營中營中諸士兵弗敵迺退舍

十五里。且請於制置使郜光先徵固原家丁五十人往擊之。於是都御史王珫移制置使及御史徐大化奏於 上。而會給諫張希臯亦上書。大略謂屯聚既久。黨與漸多。前巳亥 詔曰。被災貧民。朝廷巳加意軫恤。若以饑荒爲名。肆行刼奪。豈爲輕縱。以長亂萌。希臯請諭如 詔書。弗赦事下大司馬。於是王一鶚覆 奏請諭所司。令舉保甲之法。毋得徒事虎文。流徙之民。毋得覗爲秦越。 上迺詔督撫勦捕。以靖地方。明年春。天鼓自東南震如雷。

讚曰

余聞之張給諫疏曰羅哩者回賊殘黨也。而謂未大創艾之。良然關中羌易以致虜。礦易以致盜。顧礦可封而羌不可驅。羌非亡恙乎。今歲歲爲患苦者。又礦

夼諸盜也何廼罪羌哉。

寧夏鎮

哱拜哱承恩

哱拜。胡人也。嘉靖中。亡抵於朔方。備着頭軍。久之。爲巡邊營都指揮使。多所捕獲。而會制置使王之誥。奇大將才。廼上書推拜可使任遊擊。明年壬申通關市。拜頗積功勞。 賜金錢與將軍埒。是時拜已進遊擊秩矣。而 上新即位。套虜應布台吉。切盡黃台吉。十失兎阿不害。着力兎及松山賓兎台吉。西海丙兎台吉。後先至洪山。清水。中衞。扁都口。鏵尖墩。請 上幸從制置使戴才。石茂華請。以爲拜與有微勞。皆

賜金錢有差居一二年己卯給諫戴光啓巡邊　請加拜秩視副總戎拜廼登大將軍壇建旂鼓甚自雄乎明年庚辰套虜凡九貢海虜凡五貢矣而大司馬方逢時以制置使郜光先議　請於是拜與都指揮土文秀皆得蒙　上賞是年順義王俺答帥其妻若子三娘把漢那吉十萬騎來迎佛因有意茶市拜益帥部曲西僻邊疾力復蒙賞明年光先又以書言拜有將材可使副叅其後壬午至己丑七八年套虜切盡黃台吉卜失兎阿不害及松山那木太阿不害西海丙兎皆貢市毋乏絕而制置使高文薦石茂華亦

本拜及文秀功。請賞賚如初。故事。滸墅入衞。先是大司馬王崇古。欲以哼拜往。而當事者皆以爲降人不可。拜聞遁　請告以避賢者路。亡何臺御史羅鳳翔。憐其才。　請得居城中。疾愈。我猶得將拜也。是時爲將可。深壯當事者。得王翔台　英廟時。常推擇恭順侯吳瑾爲大將軍。偕甘肅而翔。獨以爲瑾。色目人也漢雖乏人。柰何令降虜得將軍百萬。橫行塞漠乎。久之。臺御史晉應槐。果以文薦。及臺御史蕭大亨。請言拜疾幸久愈。可亟使也。於是大司馬梁夢龍。　奏以拜爲叅將。一切標兵。唯拜所部焉。有頃。靈州土軍楊

文遇等秩叅將許汝維。一時本支被俘者凡九人。父之文遇之黨二十九人皆逮捕亡遺多拜與文秀力也將壬午夏也後六年丁亥切盡黃台吉不幸父物故而卜失兎莊禿頼。貪漢秋糞金帛錦絮諸什物延要挾我市賞毋厭拜禦諸酋益疾當是之時宣大及河套諸虜益逐水草至南山西海海上始蕭然苦兵矣於是　上幸從廷臣請。詔所在督推舉大將材。而臺御史党馨廷以哱拜及土文秀閫。後三年辛卯上以洮河告急廷遣司寺及六科巡九邊邊各一人。毋拘以期皆非故約也是時尚寶丞周弘禴兼御史

杜寧夏亦舉拜及拜子承恩義子哱雲及土文秀等
拜雖請老乎然猶口慕金日磾之爲人也居恆多蓄
蒼頭軍至二千餘人聲欲報國慶曆以來果以從征
積功勞即　上亦有詔詔戎部紀錄者數矣自是之
後承恩到官晉事益慓悍不可遏緣邊卒皆嚴事之
弗敢犯頃徵至青海見雲中上谷軍承恩大言謂是
屬亡足儕緩急我如比元昊故事欲自立直易易耳
拜迺掩其口曰毋妄言妄言族矣當是時臺御史党
馨令御將卒頗嚴尤抑折恩灌覩遠不及曩時諸公嘗
覈青海虛糧不得行銖兩之姦甚至以軍法絕之恩

由此怨聲入骨髓而會哱雲與文秀亦怨聲以舉常吁推雲為守備後弗如約而文秀亦轉遷遊擊聲皆遐之弗優禮故也居亡何蒼頭軍請冬衣布花草價及月糧方欲出給而承恩遂召蒼頭軍劉東暘許朝何應時陳雷白鸞等議曰吾等欲報宿怨則盍不假此起有如異時繩我等以軍法我等謂党軍門哉劉我稟食也於是立劉川白為大會長劉東暘張文學為二會長期二月十八日並馳總兵張維忠所鼓譟出罵詈語若烏能為我主乎已擁衆馳衙兵使石繼芳斬門而入執繼芳鎖至書院即弑之是時哱拜

服紅袍馬首號召諸軍。非復前日阿拜也。已廼令諸軍皆披甲曰。所不如令者斬。於是諸軍並披甲會。具復擁衆入軍門。縱火焚燒公署。馨急乃亡走匿水洞。恩等大索洞中。竟得馨。廼略褒中裝捕家室皆盡。去其衣。裸身屏諸門外。馨既至書院。而都護蕭翀成中軍梁富國及維忠伏在馨身請解免。不可。遂僇馨首足異處。已謂佐馨者實中軍陳漢李承恩也。復斬兩人。然後焚兵餉糧儲理刑諸公署。收印符。釋獄囚。鹵略城中諸士庶不可勝數。劉東暘度總戎上飛文有如不爲自善爲地。大兵且莫必至也。於是復聚黨數

于人曰日日出圍維忠幸爲我奏▲上言我等實寨
激之又欲忠給券與毋死是時通政穆來輔便道過
里中恩廼請於來輔及河東備兵使趙府詳願招安
然以土壅城門道路不通者久矣後二十日制置使
魏學曾聞儆行部至花馬池即以羽檄徵副總戎李
昫因使使者張雲曉譬恩等趨歸降恩等弗從第傳
令戒諸軍毋殺略擾民於是斬殺略者六人以徇後
二十三日哱雲及文秀至自中衛互市亦欲反恩見
遊擊梁琦守備馬承光並至心竊疑之廼欲雲文秀
殺兩人以示亡它腸後有頃秀殺琦雲殺承光承恩

聽然笑曰吾得此兩人大事可就矣且日迎兩人入城擊鮮爲燕饗勞苦兩人如將軍禮父之 上幸從大司馬石星議 詔曰梁琦馬承光不甘從逆致被殺身朕心惻惻合宜先遣祭奠并厚卹其家以慰忠魂已東陽廼欲僭稱總戎後二十四日遂使使者至維忠所索 勅印是時維忠僅蒼頭軍二百人度弗與勢孤難與爲敵竟與之曰吾何面目復事 陛下廼自縊而死死矣始維忠使使者往度冏承恩胡亂承恩對曰所軼軼不得志於行臺者有二十語多弗載維忠廼以 奏聞 上有詔念忠素嚴謹愛惜

軍士貶秩三等是後推擇董二奎爲總戎而以李賁副之制置廷請麻貴代賁以貴多蒼頭軍也　詔從之東暘既見賊勢益熾復使使者召韶成及江廷輔深言國降成等不得已群降於是東暘好謂成曰母畏吾授女都督俾世世勿絕後二十六日東暘來稱總戎吉服八擡張旂志鼓吹蒼頭廬兒響呼大道而馳揚揚到官已至武安王廟焚香因刑牛馬祭告皇天后土曰予小子欲以寧夏爲家長安爲國惟天其祐之已廼出惡語語　上復嘆曰有如不可知予詔以天下授順義王可乎其爲不軌類如此於是許引

虜酋直拒潼關。是日。即偽授承恩。許朝。土文秀。李雲。爲左右前後副總戎。復歃血以盟。既還。至北關高樓。設五座坐上。擅用勅印旂牌。軍民以次進謁。跪起若一將軍云。已。授高才張學爲左右軍士。何應時爲百夫長。白鸞爲千夫長。陳雷爲旗牌操守。皆役屬朝及東暘。已。授都護吳世顯爲參將。世襲。令先入靈州志在奪扼咽喉也。於是以六千三百人入固原。以三千人入廣陽。而會制置使使者張雲至。東暘趣告制置使曰。將軍如必欲我降。請授我總戎。許朝承恩副總戎。哱雲土文秀。參將。皆專備寧夏。而後可許諾。不然

者。我輩與諸虜䭾廼會城也。後二十七日。承恩果以五百人爲一軍。軍玉泉營文秀以五百人爲一軍。軍平虜堡。是時叅將守備中衛者。熊國臣。備廣武者袁尚忠。備大壩者趙繼。皆棄城遯逃。以故賊據城堡凡四十餘所。殺略亡筭。惟平虜蕭如勳靈州來保。堅守不下。藉第令靈州毋守。則西事去者。固什六七矣。是時玉泉營遊擊傅桓。亦閉關嚴邪。可入千戶陳繼武助逆廼鄉鍇桓就恩。恩竟以桓繫獄。久之。熊國臣下御史逮問。後御史孫琓以檻車膠至長安。侯市。自是之後。東暘志未嘗一日不在靈州也。於是拜王虎

爲參將張大紀爲遊擊何安爲守備並駐靈州所遇之
執亭長而奪之糗粻略鳴沙州五百戶堡堡長吏常
大謨亦被逮於是守備趙武帥把總潘與轉戰四百
戶渡生獲劉伏僧于正詹仲科常之學等八人斬李
河首一級奪獲大謨及官舍莊林舢艫十八艘將三
月初十日也後十一日張大紀偕趙其昭徼使使者
請副總戎李昫曰有如大兵旦暮且至我必開關而
待此約已決於是千總楊國臣渡河大紀果開關逐
走我兵攻城先登廣武悉定後十五日參將吳繼祖
提兵從長樂堡直擣中衛監門捕王虎來獻殺其黨

一十八人中衛又定是日制置使即復使總戎劉承嗣提定邊兵馳橫城而承恩東陽亦帥兵四千人旁河而營我河上將李殊疾力戰遊擊梁繼祖生獲邢河堇將紀叅將崔張生獲張小山來保生獲哼進章生子楊奉馮敖巴汪火力奪獲馬牛羊二千餘頭先是上有詔如能擒獻眞正首惡餘黨准與招撫又言不得輕縱元兇亦不得濫及無辜制置使迺復使都護江廷輔千總吳計百戶姚欽及諸生萬錦錦親文秀元舅也並往諭秀秀不從迺出部兵及陳雷王進道朱棟陳尚玉王奇等城外大治渠韶成殊欲奔走而

恐家室繫城中。恐罹禍。廼密以書致廣武營。營中許縛戍等傳靈州項陰使韶戍往堡治糗粻。既行至[illegible]園堡道。逢賊鏖戰。斬首三級。奪獲馬牛橐駝一千頭。自是之後。恩與東賜。度非得虜騎數十萬莫可者。廼先執長史楊耀川。繫其家室。令索　慶府書及僉事隨府。廼政穆來轅。并博士弟子員揭。詳致制置使。請罷兵。微送奉金帛致着力兎曰。若來。吾以花馬池至中衞。忩女逐水草以爲娛。着力兎果大喜。卽帥衆而來。恩廼治盛甲數百與虜。虜一切皆披漢甲。至冠項則用柳杆墨花也。已着力兎使納罕。送奉金銀及蟒

緞白綾諸鍛繡徽上失兎巳。徽亜氣把都炒庫兒青。把都。捨剌乞漢。巳徽着不剌虎禿退。巳徽順義亜於是賞兎使使至着力兎。而上失兎賽漢往。亦使使至切盡姚吉。往來不乏絕。切盡姚吉乃告賽漢往。宰爲我止上失兎勿往也。後十八日。遊擊嚴惟忠。亦提兵過河。奪所據四十餘城。執王虎何安。繫獄。斬首捕虜凡一百五十三級。我兵漸入大壩王泉營。去鎮武可九十里。而虜黨竟盛矣。後二十日。達虜與雲丈秀。挑我軍。我軍發流矢傷虜數人。後二十二日。虜酋直走城下索酒食東腸椎牛以犒之。於是制置使以其書

言有能捕斬大酋首請比獲火落赤酋從比獲兀慎擺腰先是　上有詔准照興化王事例襲封侯伯仍與世襲已復有　詔必封爵世襲哱承恩亦得捕斬劉東暘等除罪是時　詔發糧餉三萬頃因制置使請塩菜復發五萬已復有　特詔詔太僕寺發銀二十萬以備行軍犒賞之用又之大司農請　帑金五十四萬而金錢在河南四川治糗糧者又一十八萬是時制置使言達虜不過切盡黃嬌賓兎嬌及着力兎宰僧此皆我朔方市夷必未肯捨市賞之利　上亦有詔言套虜雖入地方未曾助逆為亂即宜諭令

出邊。先是給諫章學詩、王德完、王建中、吳之望、御史陳子貞。皆後先陳大計。而大司馬石星以為賀蘭山後水草極艱。而況賓兎所居在大青山而遠。竊必其不敢深入。且莊禿賴、土昧若舍延綏而窺寧夏。獨無擣巢之懼乎。星復言順義王、忠順夫人旣會御史。酋求款方切。然僅足以贖洮河之役。請比俺答事約束東西套虜。勿得應賊。方與定款。

上廼詔曰。順義王若能收會御史虜故事。約束套虜出邊。不使為逆。豈但為開

貢市。宜當厚加恩賚。後二十五月。文秀馳王泉、許朝馳廣武兵各一千人。而着力兎、宰僧竟馳金貴

堡大率控弦之士三千人後二十七日並移鎮河堡而以火器手五百人蒼頭軍一百人爲營漢渠迤東王公公庄前逹虜六百人演武場東暘因鹵獲城中童女嫠婦及歌妓以媚虜虜廼益調甘州莊浪延綏諸部四面而至廼言我與哱王子本一家哱王子漢稱哱拜也是時文秀亦辮髮衣胡服與虜並入玉泉營後二十九日哱雲偕吳敎霸帥着力兎二千餘騎殺略平虜堡制置使躬提兵至下馬關廼帥叅將蕭如薰轉戰疾力射死哱雲傷吳敎霸後比日復挑戰擊破之是日着力兎亦帥三千騎犯花馬池先是

上有詔詔宣大山西選敢死士七千人以佐朔方之急制置使廼復　上書速之甚急後四月初五日恩及東賜以步軍推火車火砲爲營而待李昫銜鋒奪獲火車一百輛追亡逐北至湖中賊赴水溺死者一千餘人是時蒼頭軍高益等三人疾力撲入城欲斬數人而會遊擊俞尚德兵逗遛不進賊竟斬高益頭之。上有特詔深嘉其功已從大司馬議　賜魏學曾大紅紵絲麒麟衣一襲銀四十兩蕭如薰李昫王通牛秉忠及陣亡被傷軍士悉聽總督從重恤賞父御史孫玹奏昫上功莫府皆非實其後御史李化

龍陳昴及給諫吳鴻功皆劾晌因言制置使邈佶擠
報致動馬價銀三萬兩犒賞於是　詔謂李晌依厥
爲功罪不輕赦下御史逮問罷劉承嗣秩以爲學官
管事亡何制置使魏學曾自劾師久招尤　上曰學
曾忠義任事功已垂成還與葉夢熊同心僇力速勦
叛逆人言不必爲慮晌竟免逮後初六日許朝土文
秀繫　慶王及穆通政覽命事至東城土樓傳言李
晌暫罷兵已復因繫甕城關王廟先是楊羅川微言
劉東暘授意　慶王奏班師制置使誠鄭傳議察其
嚴頊副使李承志執使者三人得其章果如羅川言

也後初八日承恩坐南關樓上大呼都護李鯤至城下於是文秀以　詰命承恩以勘合並擲城下曰吾等自是不為漢官矣承恩毋施涕泣見子休矣恩曰女頭顛當并砍之已迺告邊吏殺院司者實劉川白張清沈彪等四人願以出獻請罷兵是時俞遊擊兵以糗糧不具鞅鞅多怨望遂假此休士馬制置使郎使參將鄧鳳往靈州治雲梯攻城城中方日夜擊刁斗誠門者弗得容它使往來後十二日恩等欲汗畿慶憲王正妃方事覺方以　王世子閟匿土窖中被篤薨逝恩等竟以淫汗逼李氏等死者九人是時大

司馬石星以爲執　宗室及卿士大夫以爲質此不過故緩我師以族秋高馬肥於虜便皆太公伏甚深高分義李使頂羽計俎太公獲全而漢終有天下李何過中彼討已甚乎已承恩迎着力兎娘子入城已迎酋長至北樓歃血以盟已奉金幣及朔方輿地獻吉囊并禿頼已以讖語誑順義王務力克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先是給諫呂兆熊奏弘鑰舉党馨事其後鑰亦　士書深辯其誣竟左遷居亡何給諫王德完乃舉侍郎顧思謙都御史孫洵參政張世烈千達眞兵備郜永春劉葵袁弘德按察使李士達

及李材而御史梅國禎余大則舉寧遠伯李成梁都督李如松及史宸兵備蔡可賢主事趙夢麟因請文臣一人監軍以嘉靖中侯儆常轉職方主事唐順之爲太僕少卿協贊軍事故也執金吾張光烈則舉鄭洛李成梁郎中王謙經歷劉黃裳兵憲梁雲龍及副總戎李如栢參將王孝敢遊擊李如梅其後 上竟徵李成梁而以如松爲總戎頃御史龔文選謂以如松往誠是獨德完復 奏宜酌議擇用後頃國禎上書願與成梁馳赴寧夏同心討賊以釋群疑而是時恩等愈詭求招安說者或以爲便而國禎及經歷

劉黄裳司丞周弘禴廼深以爲慮於是國禎竟以書
奏大畧言賊勢既合必不坐守孤城非近據寧州則
遠襲潼關 上幸有詔詔國禎同李如松監軍并紀
錄頃國禎復 上書其一請假以威令如古者遣將
以所佩刀 賜之以誅將士之不用命者其二請得
戎服臨陣以身督戰其三請錄凡有謀畧勇敢立功
自效者其四請李成梁蚤赴軍中資其調度 上曰
御史職司監察凡事只與督撫將領計議而行已
詔轉朱正色爲御史右丞撫寧夏是時制置使知靈
州重鎭廼徵蘭靖榆林兵動七八百或千餘里而所

治舟筏又稱難辦。廼止壁花馬池。軍至卽移靈州。靈州東有橫城。西有鳴沙洲。濱河。一線可渡。故賊不能不留意。以在河南。與寧夏相對也。於是以總戎李珦爲一軍。軍靈州。遊擊趙武爲一軍。軍鳴沙洲。而又恐賊東渡。廼以一軍軍橫城。至備固原。則參政馬暘變下馬關。則副使楊時寧。居亡何。大司馬石星則又慮賊由下馬關窺固原。或由靈州窺慶陽。廼請臺御史沈思孝。從關中移下馬關。以爲聲援。因欲移咨保定山西河南諸臺。嚴爲備潼關。後御史孫玹亦請徵淮浙及河南兵。以援西安潼關。　詔旨從之。而給諫李

養質又上書欲守慶陽以爲必慶陽紅德不可守而
後退而守潼關也而是時按察使李春光石檟參政
使劉光國皆　請告御史劉芳譽上書大略言道臣
紛紛求去有司寥寥之人頃進士馮應京試高等適
請降資除授邊方識者以爲有請纓之志矣居有頃
甘肅臺御史葉夢熊亦以書至　詔稱夢熊慷慨以
殺賊自任忠義可嘉着以原官提兵前去該鎮督同
魏學曾朱正色一心併力刻期滅賊於是延綏遊擊
姜顯蕭如蕙等期十七日往擊寧夏而會虜酋東自
安定堡西自玉泉營擾我師我師以二十日進兵後

二十三日始掘外城塡塞濠塹計欲以雲梯攻城賊迺出城挑我兵我兵傷者以百數承恩益乘勝帥虜酋二千餘騎東擾橫城焚芻茭略畜産亡筭已浮黄河略秦霸堡東陽詗得延綏榆林兵西征迺徼告黄台吉爲卽縱男拾達大及姪火落赤鐵雷以穹廬屯讐安邊磚井堡殺略人畜亡筭於是大司馬恐屬叛賊詐爲虜狀虛張聲勢迺移制置使務辨譎詐毋爲所欺因以札付二百屬制置使訪誅納有能禽拜及承恩者封伯爵也世襲銀五千兩東陽及許朝文秀自授都指揮同知諸酋自相捕斬得除罪論賞是時

葉司馬以羽檄徵貴陽苗兵一千餘人而播吏楊應
龍亦請提兵往後報罷給諫許子偉請募蒼頭軍及
治火器於是乎戰陣之具無不畢具也後二十四日
我兵誘承恩出戰殊疾力斬首二級後二十六日復
挑戰諸賊頗股栗不敢近我兵攻城城上矢發如雨
多所損折後二十七日總戎麻貴牛秉忠劉承嗣廼
選百金之士七千人結爲四營從西北攻又二千四
百從東北角夾攻賊亦以徒步五千人人各執挨牌
門扇遮攔在前輕騎在後揚揚衝突而來殊類虓虎
我兵自未至申疾力戰破之擊傷亡筭斬首一十六

級奪獲門扇挨牌四百九十有竒而東暘及承恩亦鹵獲我糗粮二百餘車我兵逗遛中道者凡一千七百餘人是時制置使自花馬池還靈州被圍賴許恭將至得解後二十九日麻貴牛秉忠及李晌馬孔英期營兵四面並至是夜夜半乘大風縱火砲鳴如雷並以雲梯攻城東暘先巳治滚木礧石銃砲待我兵我兵欲避矢石猶之逃雨也無之而非是矣戕盜擲柴束火藥燃燒擊死兵士以千數會天明城不及攻承恩廼出賊阻絕我饟道道上車戶被僇者凡一十六人略畜産亡筭是日董一奎欲東復横城東南復

諸村堡以通饟道爲急於是朱正色將提兵度河督戰而制置使亦發四使一使使切盡妣吉一使使著力兎一使使賓兎妻一使使吉囊諭勿助虜與延綏諸虜千餘人竟逐水草至三塔兒墩而承恩又惑於術士言已僭稱一字混天王因大書榜文聲言即日與諸虜擊慶陽奪會城　上於是恐制置使威令不肅廼賜劒一口曰敢不如命者劒斬以狥是時尤惓與　諭兩臺同心協謀欽哉後五月初二日臺御史朱正色調總戎董一奎張傑由橫城度河護運至寧夏於是叅政楊時寧副使蔡可賢通判李崇德犒軍

軍二兩。皆從。上命也。項。臺御史見虜中火砲三眼鎗皆我中國長技。上書深言國威弗振。是後葉夢熊亦以三軍。卬糗粮蒭茭甚不足。請借甘鎮糧料及羅本七萬九千九百有奇。先是懷慶兵赴寧夏臺御史沈思孝。請增兵餉。項。大司農楊俊民及大司馬石星議咨漕使者李戴主事楊初東動濟邊銀五萬兩。詔皆從之。後初六日。有星大如斗。從東南隕。四小星相隨屬。皆紅綠色。尾長二三丈。御史劉芳譽以星變陳兵食大計。後初七日。一奎及麻貴秉忠見為西關可擊。徼使士卒採柳梢蒲草及土修塹馬道事

覺。恩借東陽發鳴鏑。秉忠右股中流矢幾死。三軍死者凡二百餘人。恩復帥虜酋從唐渠梁上攻營。一登以火砲擊傷二人。恩亦以火藥焚燒柴草。後初十日。三軍皆還。李祥河西寨。魏信堡休士。是時承恩東陽計欲執張傑。迺遣詳請歸降。有頃許朝使使者。迎傑入城。傑迺單騎往。既至。果就縶。請室也。而會着孚銀定把都諸酋。亦款塞朝。恐虜受我賞賜。卒有它腸。迺先以重賄誘虜。虜因告邊吏曰。阿王與哱拜有夙昔之盟。必先撫拜而後阿王可就也。於是虜以數萬騎犯我南道。而哱拜亦以五百騎圍平虜堡。從虜命也。制

置使乃帥蕭如蕙選其而擊之斬首捕虜一千餘級是時御史蔣春芳。此書陳三事事多不載大略欲厚市賞以諭虜勿與賊合投反間激忠義因守一月食盡必變非然則以龍虎將軍及五萬金許虜令誅賊非然則決黃水以灌之不崇朝可破也後大司馬石星及大司農楊俊民以爲議是而給諫侯慶遠則以爲臨七鎭之雄臨一隅之草寇乃令虜立功而取直於我適足取輕給諫劉弘寶又以爲張蒞剪誕氣明功逆而說者乃以虜並未必知也自是之後給諫劉道隆韓學信以爲兵事貴神密宜愼章奏於是 上

有詔凡屬軍務郵傳不得馳報所有聞者[illegible]後六月夢熊亦至靈州後十九日徵營兵及衛兵而會臺御史常居敬進浙兵一千人糗糧皆一切自[illegible]上有詔嘉居敬助兵討賊足見忠義即令調赴寧夏後項御史傅好禮謂浙去寧可五千里必在三月之外而後可達而況浙兵素稱驕悍所恃器械非狼筅則鳥銃不如邊士之堅甲利兵強弓勁弩也罷之便而大司馬石星請以浙兵赴會城以臺御史沈思孝請兵故也後項復請趣寧夏

詔從之於是分為五軍[illegible]

嗣攻其北，麻貴攻其中。旦日，並馳城下，賊虜皆出戰。將軍令曰：賊虜敢迎敵者斬。頃之，哱拜、劉東暘、偕虜酋果拒關迎敵。貴屢戰，賊乃大敗，生獲二百一十八人，奪獲橐駝器械。我兵復以火箭燒城樓，樓頭火起。哱拜幸以水滅之。已，掘城腳五洞，復擊北關，亦以火砲火藥燃城樓。砲石從內擊，傷營兵甚衆。後二十三日，梅國禎及李如松提宣大山西撫東兵，凡五合六聚而至。是時四鎮兵獨制置使主之，而如松則專制中三邊兵也。後二十四日，以布袋三萬盛土堆集上城，城上擊石矢及賊顛面，兵士傷者甚衆。後二十五

日國禎帥都護李如樟夜半遣蒼頭軍以雲梯附上南城城上柴草裹以硝黃炷砲墜下焚燒雲梯蒼頭軍盡墜多所損傷是日諸賊七人復從空下城乃索箭枝鉛子遊擊達雲斬二人它皆緣繩而上後二十六日遊擊龔子敬立功劉天俸提苗兵攻南關火砲焚燒懸樓於是董一奎擊城門賊亦以鉛子中叅將王鐵塊面是時如松乘勢欲提兵擁上城城上箭砲並發發多中擊傷兵士復以炷砲焚雲梯雲梯中斷蒼頭軍大墜地傾跌多傷毀面貌及手足者巳竄我兵攻罷會食縋下奪梯牌並乘風縱火焚燒仇公

祠三清觀。於是遊擊吳顯追逐。斬首七級。奪獲弓矢刀鎗。是日復攻南關。先使士卒掘護門。實土焚門閘。哮拜與承恩東賜。亦從門上掘孔。以水滅火。火熄。郎以銃砲壘石擊諸軍。諸軍指揮趙承光。武生張遐齡。百戶姚欽翻城中。又殊欲爲內閒。廼與總戎葛臣約。是夜夜半四面並舉燧火。火起。城下兵趨上。於是臣樵樓。承光南。欽西南。而樵樓火過番南火弗起。城中果鼓譟大呼殺賊。欽亟使遐齡縋城。呼城下兵。城下兵行未至中道。邏使馳旂牌至。廼鄉鏑承光而去。而欽及百戶方正跳驅下城。言城中無不人人皆自以

爲欲殲滅賊也。於是賊盡殺同事戚卿等五十餘人。懸首城上。許朝因欲監門開小南門逐走。見門外兵衛甚設。遂返。頗有懼心矣。後二十九日。承嗣攻北關。穿鑿地道。東暘衝鋒。是時臺御史朱正色。御史梅國禎躬至矢石間。如松以鳴鏑攻射。射傷甚多。東暘亦傷。松蒼頭軍一人。自是之後。賊益繕城而守。日趨於徂詐。專以矢石火器乘人所不暇避。我士卒被矢石死傷者。凡七千餘人。臺御史葉夢熊。迺以書　奏。因言唐用兵至四十六萬。今征西之兵。僅足三萬。旣用誅叛。又用禦虜。應接之不暇。於是　詔曰。督撫官。躬

率將領攻城忠勇可尚還著乘勢奮勉毋得懈緩軍
士死亡者逐一查明重行恤賚先是虜從嘉峪關往
來下古城岔山後六月初三日副總戎楊濬行摘至
夜漢斬首二十七級奪獲橐駝一十三頭追亡逐北
至天倉斬首四十三級奪獲馬四十騎橐駝十三頭
於是法當撫賞而楊時寧罹霜露之恙王事趙夢麟
請往既行至中道墜馬後時寧竟往也後初四日酋
長着力兎打正使夷使我兒流來請賞打正即宰僧
也而銀錠把都兒台吉吉囊小酋亦使剌八五克器
等至横城索重賞比著宰制置使皆許之是日許朝

恐着力兎既受賞。賞與日落。迺迺好謂着力兎曰。幸為
我主招撫事。有如招撫我。可保亡恙。然後若往受賞。
也。先是副總戎蕭如薰直擣着力兎巢。畧人畜甚多。
着酋迺使夷使三十餘人至城下。因告張傑。我以蕭
總戎奪我人畜。榆林又殺明安。故我是以與哱拜有
寧夏之盟。今必欲招安拜。先與拜鐵券。我令拜出高
登等就漢也。傑曰。若與明安自負漢。漢何負明安。與
若乎。頃許朝果欲以高登。劉時三。張應隆。張廷宰。陳
邦禮。係縲致軍門。而會臺御史朱正色往靈州中止。
張傑業已使指揮趙繼祖。蒼頭軍丁俊。請招撫事。數

數然也。是時正色謂此必非實意。而夢熊亦謂所出非渠率。終不足辦事。廼今治鷹架雲梯。獨木梯。以示必戰意。然問諸往來者。城中糧食久殫竭。而銳氣亦甚消耗矣。制置使於是使河西蔡可賢。及總戎麻貴。主招撫事。後初九日。可賢旣行至李祥堡。許朝。果以傒輿致高登等靈州。因請朱撫臺度河。朝廼衿甲面縛獻常達子。史得興。王二。張應隆。曰。殺臺司者實四酋也。制置使魏學曾廼以　奏聞事下大司馬。問狀。覆請　詔謂招安事。不足輕信。還與葉夢熊。朱正色。同心定議。頃之。給諫喬徹。劉道隆。吳禮嘉。王建中。朱

維藩。御史張應揚。章守誠。王政周。之興。皆從先言經

安非筴。我購哱首頭。不惜拜爵萬戶侯。奈何撓厓逕

史得典等以請。乙麼。固何當乎。是後　上有特詔。詔

魏學曾。嚴督將領。剋期攻城。以蓋前愆。先是哱拜不

獻渠魁。祇提兵五百人。與著酋報平虜之役。制置使

固已久悉其姦矣。傑復言賊得葉撫臺諭虜酋檄盃

無降意。制置使於是以檄盡發其姦。曰。所不傳以斧

鉞臨城徒。以吾城中民耳。今豈斷閒哉。拜始惴惴然

惶懼。自知妄愚有死罪。度漢兵必不我寬假也。廼從

使養子克力蓋往調著力兎。知松詞知其狀。即使裨

將李寧追逐斬克办盔等首二十九級奪獲印符令旂着力兎令箭及橐鞬兵器後七月初二日許朝躬至南關與贊畫趙夢麟及總戎董一奎語而會僉事隨府携蒼頭張興從城上跳躍而下城上發火砲石矢不可敵卽以賊四人從洞中縋下復執府上城反接繫獄賊廼以銀四錠紅段四純勞四人四人揚揚示城下甚自誇詡也父之臺御史朱正色 上書言隨府移來輔不甘從逆囚繫北甕城今四月矣而同知宋珂通判王尚賓廼至爲賊治獄訟簿書宜優叙府等以槐珂與尚賓 詔曰被賊拘禁有何忠義優

叙。後初三日。土文秀復使吳繼韜誘虜。千總王世蔭追逐。斬首捕虜一十五級。奪獲印符令旂纛駝。後初七日。漢兵大圍寧夏城。承恩廼獻故司臺家室。復許開門獻南關。益詭求招安。以待虜救。先是東暘承恩。與着力兎送奉黃金二十兩。銀五百兩。及蟒衣錦繡諸什物。請上失兎曰。事急。幸佐我。狗靈州兵到。先止壁下馬關。以阻絕漢饟道也。後與東虜莊禿賴明愛。阿克亦與上失兎合營部落至三萬。果先使土昧合樂赤鐵雷等。犯定邊。已。犯岩子柳門羊圈兒諸山。已。犯張春井。小塩池。制置使急使叅將來保王國柱往。

既行至興武則虜已馳沙湃矣於是遊擊龔子敬提苗兵一千餘人追亡逐北至沙湃頃虜一入自沙湃一入自沙深漸增至五萬人聲欲奪我清平慶陽逢苗兵及子敬戴君寵龔惟試等殺僇殆無類鮮有匹馬半癸以還者矣制置使乃遣總戎董一元麻貴往於是貴直擣石溝斬首捕虜凡五十八級一元直擣土林巢斬首捕虜凡一百三十餘級奪獲畜産皆亡算諸虜廼嘆曰我徒以哱酋之故廼至此顧不勞邪皆逐逃而去承恩東陽卽使使者追之因告酋長曰若受我金幣已重今圍城而不相救安在其爲同好

也。我城中期若至必舉烽火爲號。若望見烽火起。幸
擁控弦之士數十萬。貫弓執矢而來也。虜幸不至。事
聞。 上大怒。謂督撫受他欺詐。惑于招安。蕭如薰孤
城抗賊。出兵搗巢。屢效忠勇。虜賊前去報仇。不速遣
兵救護。顯是忌功。後御史訪誅訥。 賜魏學曾。及延
綏臺御史賈仁元。以下爵賞有差。而莊浪苗兵。亦獲
重賞。奉 明詔也。是時大司馬議欲以經略大臣賞
二十萬金撫虜。而給諫許弘綱。羅棟。深以爲不可。自
此譚制置使者。接踵至矣。 上初假學曾以便宜。又
幸 賜之以劍。有 文皇帝遇趙毅風。而況麻貴以

適戍用董一奎以開伍用李如松以告老用劉承嗣以戴罪用公卿間無不人人卬　陛下善於使過以故給諫李養質張輔之許子偉御史方元彥王政張棟讓書再至　上幸從大司馬議迺予魏學曾告而以葉夢熊轉遷右司馬兼御史右丞　賜劍亦如之於是制置使新授事學曾猶及與臺御史朱正色御史梅國禎大會庭中決意欲居城始發難時大司馬石星以爲寧夏旁賀蘭山三面阻黃河大壩之水視西塔高數丈有如夜半飛筏而渡我以樓船將軍據大壩決水以灌城城不須臾破也後御史陳遇文給

諫陳洪烈李養質許弘綱諸所條對皆至周悉多求載是時國禎度寧夏地勢西南爲唐渠東爲紅花渠形如釜底惟北面最卑下迺募民夫築堤至一千二百餘丈賊已在釜中矣而又下令諸堡有積聚粮糗者增値予之如能自轉輸軍中悉予所轉費有事則賊不得阻絕我饟道及事平而饟士有餘盡以所有餘佐貧民之急賊聞斯事自知爲釜中魚皆惶懼歌唫震天地而會石憲副有弟曰繼善自城中來極知人馬多餓死甚危急言初焚南關時孛酋幾就俘而以救兵不至得緩須臾毋死又言姚欽舉火爲內應嘗

遣張遐齡走遊擊陳守義營。守義不答。皆自失其機如此。是時通事馬世傑德勝。阿卜失戶。背受賊金錢嗾段陞為耳目。前是阿卜失戶往夾河招虜李如松遣裨將行捕。斬首三級。阿卜失戶赴黃河溺水死。頃豐登堡奪獲王應吉。搜有着力兎表書一紙。已又捕獲楊奉。鄧天受。趙進文。國禎。廼以書奏。甚言陳守義張詩法當斬。詩亦都護也。固原軍。趙思義。為賊所遞詩背罔聞。至賊自言而後始覺也。事下大司馬覆奏上令總兵官二品以上有抗違。奶功。聽制置使題奏而後論治。其下。壹決於外。不從中覆也。於是以陳守

義張詩梟斬軍中遣執金吾逮魏學曾　上決意從水攻之策矣後十八日國禎銳意決大壩水流至八月初一日城外水深八九尺是夜拜及承恩東嚮遣賊以小艇赴壩掏掘以求洩水如松及承嗣斬首一十四級生得一人爲漢言城中乏穀士卒盡食馬馬餘五百騎民亦食樹皮敗靴寧至死弗亂以故賊弗得乘隙以爲變後初二日城東西崩一百餘丈都護吳世顯參將來保所治堤亦各崩二十丈是時學曾猶待罪行間廼劍斬吳世顯以狥三軍來保以靈州功得解免於是魏學曾廼以書聞　上有詔五日

一馳奏也後初六日承恩東陽遣賊四百人鼓棹至望軍臺舊將臺以火砲擊漢軍令不得補堤學曾急使麻貴王通等提隊長劉討丹蒼頭軍苗世祿趙臺先登諸軍接踵奪據將臺生獲杜尚志斬首四級餘黨犇入城已又遣賊七百人鼓棹至東岳廟總戎牛秉忠帥裨將李秉德提兵勇劉九等衝鋒奪獲挨牌并鉛子千餘後初七日又遣賊五百人奪廟基及修東城俞尚德鏖戰多所斬獲我官兵死傷者凡八十九人是日饑民擁賊求招安賊廼約言曰 朝廷幸哀憐吾等發鐵券又欲待吾等以不死將軍廼匿而

不以告何也後十二日梅國禎以檄布告諸賊大略謂許朝等必欲請招安則先以饑民若干人具報縣官為諸饑民治錢穀檄到三日開關迎大兵入施賑毋畏有如二三必疑畏則以饑民赴河西寨就賑亦惟女等所便也低佪者三日竟弗至於是國禎大怒至髮上指冠曰吾特稍許若以窺若誠否若曾以為我輩中若計耶是時學曾且莫露香為百姓 請命於 皇天上帝老臣願以餘生贖一城生命後十六日學曾復使千把總潘宗劉祿稍稱鐵券已至誘賊出迎討縛賊夢熊亦欲遣標兵六百人捕伏間道郊

學曾約後賊覺遁止後十七日學曾遂解綬南還軍民扶持車轂走百餘里遮道弗得前後數日會有詔逮問大司馬石星及給諫許弘綱太常王汝訓皆請免逮勿深誅上弗從後給諫喬胤復以書奏甚懇切語在奏疏事下九卿科道會議於是請予告回籍往一切爵賞盡爲收奪及覆胤所請省海防罷御史募兵上幸從罷御史募兵議它一切如故後臺御史朱正色及御史李時華給諫王建中主事龎應復言學曾事宜在見赦皆留中後總督李如松疏下大司馬而學曾亦自以書訟者再矣上終

弗從。謂始開變亂。不趨赴勦除也。廷議大都念學曾

守靈州功。而況曩時吉囊之戰。莊禿賴明安之戰。秋

毫皆學曾力也。是時城中。或饑餓死。或饑餓欲死。而

弗卽得死。而以爲不如死。而竟自縊而死者。恩與東

暘。輙皆欲言疾病死。不欲漢明知饑餓死。死人實如

亂蔴也。後十八日。賊復使劉元。朱山。閻登科。黃虎往

招虜。行至氽城墩。來保王通等。行捕斬首二級。搜獲

指揮僉事。着力兎書。書。大略言我會禊兒都司。及山

岩松山弟若筳可得虜騎三萬。我衆以是月二十七

日。由平虜堡渡河。奪廻河上糗粻也。是日復決大壩。

甚泛之溢承恩東陽從城上鳴烟砲暗號以俟虜衝突奮力兎果從橫城奪船艦夌轢邊吏甚驁無道於是按察使馬鳴鑾及參政張季恩副使蔡可賢遁帥通判李崇德轉穀軍中後二十一日着力兎先以八百騎入鎮北堡已又擁眾萬餘入李綱堡渡河諸道並進捕殺吏卒毆侵邊郡諸酋於是大言曰阿王欲出承恩践割土之約我衆由此遂牧寧夏矣制置使遁使李如松勒兵一萬人副將李寧一千人後二十三日行捕至張亮堡道逢虜騎五千大戰二十合射傷虜馬亡算後與麻貴軍合戰虜敗走追亡逐北至賀

蘭山虜盡走出塞我兵先後斬首捕虜凡一百三十二級生獲二人奪獲橐駝馬牛羊一千五百有奇於是葉夢熊朱正色梅國禎並以捷 聞後大司馬石星覆奏 詔曰寧夏退虜斬獲數多各官協力奮勇宜先加賞賚以示激勸 賜葉夢熊金六十兩朱正色李如松金五十兩表裏皆四之梅國禎麻貴王通金四十兩表裏三之李寧馬孔英趙夢麟李如樟馬鳴鑾蕭可賢張季恩金三十兩表裏二之後九月初三日叅將楊文提浙兵一千至已苗兵及蒼浪兵至已而寧王兵及鄖陽標兵至制置使於是出二萬金

布告營中。有能攻城先登者。予萬金。先是洮河告急。以劉承嗣往洮岷。董一奎往固原。大司馬頗以臨敵別將為慮。而當是時。諸將又皆不相能。四鎮自為一軍。苗兵自為一軍。宣大山西遼東自為一軍。而督撫監軍。亦各自為部。大司馬於是請統於一。而制置使司調度。監軍司糾察。大意欲無相侵越。至三軍則尤不宜分部而遣也。而大司馬亦自言曩諸葛亮出師無功。請貶為右將軍。臣星願貶一階。或削宮保以為調度不效者之戒。 詔謂本兵調度勤勞。不必退讓。它皆如所 奏。後初七日。水浸北關。城崩。後初八日

國禎使使者曉譬拜及承恩以禍福趨悔過竟不報後初九日南關居民內變先斬監門高天壽吳保忠使俞仲科袁佐跳驅下城召漢兵於是臺御史群謝船後擊北關承恩許朝果趨北關鏖戰而臺御史御史急帥李如松蕭如薰以雲梯攀緣而上擊南關是時虜王那害及雞達子亦帥偽把總耿世榮胡進忠偽隊長張廷弼馮佐薛臣孫滿倉偽總旗夏興孫佐戰我軍殊疾力梟斬亡遺城中諸父老子弟竝匍匐焚香列馬首跪起迎日久不見漢官威儀迺爲逆酋所侵也頃制置使入南關勞苦百姓極知若等久窘

困無策。於是問其家六口以上者予二金，它皆五金。百姓皆以爲將軍親已，爭獻牛酒犒三軍，曰：豈謂諸軍無有，亦謂津梁之上無使饑渴也。叩頭，卻蒙更生。承恩東賜見。爲南關巳奪，計畫無所復之，乃急使張傑告制置使曰：幸爲我謝將軍，恩貸我。我累因，夫豈不知有死罪？惟將軍仁德赦前事，毋遽以我論至死。制置使陽許諾，益下令增堤，因授策浙兵以田龍火箭焚南城。巳用臨衝擊大城。後十四日，制置使及兩臺令關民李登執免罪牌行間，令諸偷自相捕斬，得除罪。後十六日，並擊大城，城中父老子弟焚香郊迎

遯道如南關曰奚為后我東賜頓足嘆曰我等遂至
是耶誠不如自殺於是拜為風疾殺土文秀曰好頭
頸母令他人砍之已承恩畢邪氣走南關殺許朝及
其子許萬鐘已畢邪氣走北關殺東賜皆懸首城上
是日即以大城奉獻於是李如松蕭如薰李如樟楊
文登大城諸酋猶持滿傳矢外鄉而哱拜及畢邪氣
吳傲八石楝等奮髯抵几曰走若等豈猶有雄心耶
由此大城悉定如樟即馳北樓搜獲寧夏關防及征
西將軍印各一顆制置使迺下令禆將曰旦日不以
哱酋頭至者以　賜劍決之後十七日承恩馳馬走

南關逢楊文文執之於是李如松及蕭如薰師提兵
圍哱拜私第拜急帥蒼頭軍盡披甲上屋走如松止
日勿走女降吾給女令箭得不死蒼頭軍果棄甲請
降拜尚與一二虜酋疾戰如樟遁撲入舉火火攻斬
拜首生得拜中子承寵義子哱洪大及秀弟士文德
何應時陳雷白鸞陳繼武是時穆來輔亦帥蒼頭軍
穆邑殺杜虎刺赤及白鶴於是制置使郎以紅黃為
旂志 上書九月十六日平定寧夏捷至 上大喜
迺 詔大學士曰覽卿等及本部所 奏捷音皆頼
上天默祐 祖宗靡庇文武同心將士僇力乃成厥

功。朕甚嘉悦。吉旦。　親御午門受賀。已復有　詔免
學曾官爲民。令回籍。頃之。制置使守備使劉弘業。
俘輿朕士文德等致長安。於是當承恩等凌遲。承寵
及孛洪大士文德皆梟斬長安市。東賜孳趙及子年
哇洗哇許朝媳何。及子長孫漢哇。孫女仰哇哱雲子
繼勳繼業文秀子希衛。及承恩家室。皆沒入縣官爲
奴婢。自孛拜之後。制置使臺御史御史皆　奏捷論功
次其中惓惓魏學曾守靈州使賊不得據蘭州復諸
堡賊不得據境內。有大功。大司馬石星　奏亦如之
書不下。頃給諫曹大咸李汝華劾　奏穆來輔隨府

上遣執金吾速問竟適還後頃大司徒請宣　秦獻
俘。詔告天下。及慰問　慶府褒興王死。上詔從
之。於是御門獻俘。特降　明詔布告天下。即發大僕
銀三十萬勞苦軍士。復寧夏今年租稅。制置使亦爲
露布。自是之後。彰德同知所機獻頌。　上幸以附史
館。給諫曲遷喬適以爲不可也。其後大司馬請訪誅
納。　上著爲令。今查勘各邊功次。不得出一月之外
後。月餘。御史劉芳譽奏劾。　上幸從大司馬所覆議
轉遷。葉夢熊御史右丞。廕一子爲正千戶。世襲。　賜
金一百兩。表裏四之。朱正色副御史右丞。廕一子爲

正百戶。實授。梅國禎轉京堂。視四品秩。候遷。遼都御史。廕一子爲正百戶。實授。　賜金錢幣帛有差。李如松轉右都督。廕一子爲指揮同知世襲。又以征倭積功勞。加太子太保。　賜金錢幣帛。視制置使蕭如薰。廕子視如松。皆任執金吾。　賜金八十兩。表裏亦如之。蕭大亨。常居敬。以下。　賜金錢幣帛有差。沈思孝。起用。楊時寧。馬鳴鑾。劉光國。遷秩一級。候補都御史。麻承詔。嚴惟忠。鄧鳳。劉天俸。皆贖罪。轉都指揮使。世襲。則周國柱。李登。王英。正千戶世襲。則石棟。胡成文而已。麻貴。劉承嗣。李如樟等。皆　賜金錢有差。魏學

曾准以原官致仕。加大司馬石星太子太保。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賜金八十兩。表裏四之。徐元太趙參魯宋應昌。賜金三十兩。表裏二之。賜郎中金皆二十兩。葛臣來三聘趙焱。金十兩。賜楊俊民等。金十兩。獨許弘綱金二十兩。遇京堂推用。以弘綱所刺議皆中當時之病也。後許弘綱請辭。上從之。始議寧夏功成有封爵。後以廷議功罪成于二人。上有詔免行。待後有戡亂大功。與封典照合者。仍申明格例舉行。勿使　朝廷失信。以孤報効之意。是時延安貢生俞方策。自陳有大功。於是給諫趙完璧請幽

隱當察而國禎乃 上言功賞不當大失人心 上
有詔下大司馬問國禎何人虧枉何人冒濫後給諫
張輔之奏亦如 上意是時武生余丁亦有授千百
戶及指揮者甚至軍士亦 賜冠帶策以故大歎歎
不得志頃大司馬石星復 奏黃正誼張澤王世祿
等功 詔曰虧枉不多有何顯獎隱情楨國禎原不
自巳爭功卿呈當使人巳兩安不必過為推讓於是
贈襲子敬都督僉事廕一子正千戶世襲令朔方奉
祠勿絕巳旌表死節趙承先毋李妻李陳緒妻梅熊
彥吉妻林楊湛毋朱楊乘妻范自縉毋王王明里妻

王及諸生蔣三重儒士郭自謙李友貴而會是時蕭
如冀妻楊殺哱雲賜誥命四方皆傳以爲美談先
是　上有詔詔各邊總督等官務要愛惜軍士克足
糧餉又言總兵等官俸糧寢薄養廉無具責以養廉
禦虜勢所不能於是制置使上善後八議語在奏疏
上從之而會切盡妣吉部酋長着力兎宰僧莊禿賴
鐵雷合落赤等從花馬關款塞請開市而着力兎宰
僧又言願立奇功於是葉夢熊復以書請後御史李
楠深以爲不可許先是卜失兎明愛款神木塞乞市
給諫許弘綱以爲宜許明卜以離其黨嚴拒宰着以

折其心。上有詔勒令盡獻隱匿叛人。立功自贖。方許開貢。後宰僧果獻逆丁批布李敖壩巴獻通事馬世傑張敖壩。而臺御史周光鎬又往捕招柰。柰亦弒麻貴蒼頭軍也。始着力兎以八百騎橫行鎮北堡。曰。吾以出哱拜踐割土之約。今如何哉。

讃曰

以余所聞韓琦范仲淹功至高西寧之事豈不累年乎。今朔方即西寧矣。哱酋之變。迺不數月而旋捷。猶歟盛哉。語曰。一人守險。千人莫過。余觀守靈州事。則未嘗不壯其識。及聞決大壩水。哱酋遂至幾無類。此

又與攻智伯事何其傳不云乎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然則金日磾之事何可執以爲辭也

孛拜孛承恩 終